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六二年



1961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61 年

“轻不着纸”和“力透纸背”	(2)
玉工的启发	(5)
谈散文	(8)
像一声爆竹	(11)
古战场变成了大果园	(13)
致萧珊	(21)
访堀田善卫先生山居并赠	(22)
《园丁集》	〔印度〕泰戈尔著 (23)
《流失的金钱》	〔印度〕泰戈尔著 (100)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	(111)
樱花赞	(121)
谈虎	(127)
一寸法师	(131)
中野绿子和小慧	(136)
《喜事盈门》给我的喜悦	(140)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	(143)
共同的文字和语言	(151)
不是“山穷水尽”	(154)
我们的抗议	(157)
日本归来	(160)
“人难再得始为佳”	(172)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175)
每逢佳节	(178)
人民坐在“罗圈椅”上	(183)
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	(188)
谈信封信纸	(192)
日本的浅草公园	(195)
我看见了陶渊明	(199)
致萧珊	(202)
笔谈难字注音	(204)
《葛梅》	(206)
给广州的朋友	(209)

1961 年

“轻不着纸”和“力透纸背”

古人谈到写文章的笔力，有轻重之分，轻的轻不着纸，重的力透纸背，这当然都是指写得好的。

最近看到两篇短篇小说，心里也有这个感觉。

“轻不着纸”的是林斤澜的《新生》（《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号）。这篇小说里整个气氛是云淡风轻，花遮月映。这新生不是一个婴儿的新生，而是一个山区社会的新生，是整个中国的新生，反映在一角深山老林，九岭十八湾的村落里。故事里的人物，如瘦瘦的新媳妇、新媳妇的男人、姑娘大夫、胡子、小伙子、老爷子，还有三百里外没露面的一个小伙子大夫……这些人，连名字都没有，读者也看不出哪一个是故事里的主人翁。故事只是围绕着一个婴儿的新生来说的，好像一首叙事诗。在这个崭新的山区社会里，第一次作母亲的新媳妇，为的自己是蔬菜组长，不顾老大夫的警告，一定要坚持到治好红痢

蛛、弄到两天水米不沾牙，结果难产。生产队长恨不能一头钻到广播喇叭里，希望能把大夫请来。姑娘大夫在大风雨中来了，一路上，偶遇的：胡子卸下车子上的驴子给她骑，复员军人的小伙子背她过河，老爷子点起火把带她上山，一路上还给她念些抬轿的穷歌们编的“诗”……这里面有诗，有画，有悬念，有紧张。最后是“新生命吹号一般，亮亮地哭出声来。！姑娘大夫在山空人静的归途上打心里发出快乐。工作上的一些困难，都让不知姓名的人们分担去了。感到这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充实，多么幸福……

“力透纸背”的是旭明的《山里红巧助钻山虎》（《北京文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号）。这篇小说一上眼，就是浪涛夜惊，风雨骤至！这故事说的是采掘工业生产第一线上的咣咣响的人物，主人翁不但有姓名，还有极其形象化的绰号。一个是干劲冲天，有“赛过十部风锤同时开动”的声音，“抱着风锤，脑门都快抵住岩石”的“钻山虎”安德全，一个是“腮帮都是红喷喷的”，“抽空就抱着书本“学习毛主席著作，又精干又温存的“山里红”刘玉红。一心想“搞好工作”，“而又有点骄傲自满”的“钻山虎”，使得赵书记，他们组和别的组的同志，都为他着急操心，他的妻子“山里红”，当然也不例外。她对他是又批评，又鼓励，又帮助。说起这件事，叫“钻山虎”脸

上烧呼呼的，但是他还是乐意连锅往出端。“钻山虎”说全工地上没有人不夸她七分，怕她三分的，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这篇小说里的语言，特别精练，特别有力，特别传神，稳静的赵书记，谦虚的秦队长，连说不上两三句话的大李和小炮手，也都有他们自己说话的神气和声音。这些声音夹杂着轰轰的放炮的闷响，扇风机呜呜的尖叫，清脆的车笛声以及轰隆的土电机车和风锤的声音，交织成为矿井下火热斗争的交响乐。

最后，困难克服了，“纯粹的乌金闪亮的煤开出来了”，这煤要走遍全国，炼铁炼钢……永定河水哗哗地流得好欢呵，小夫妻俩，手挽手地过桥回家去，心坎间充满了说不出的无限的情意，这是新社会里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在我们这儿，就是这样！”

祖国的一大片土地上，无论在高山，在矿井到处都有人在画着最新最美的图画，正是作家们应用自己独特的手法的大好机会，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2月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玉工的启发

好几年以前，在一个美术工艺社的玉器雕刻室，看见在外面车间里，有十几部用电磨雕玉的机器，在嚓嚓地细声响着，在工人手里转动的素材，很快地就磨成种种美丽的形象，切磋琢磨用了机器之后，工作程序就快得多了。

进到里面小一点的车间，有几位师傅正在画图构思。他们手里捧着一块块的玉石，反复地端详，默默地运思，在想象他们手里的这块玉石，它的大小、颜色、形状、纹理、最适合于雕成什么东西，怎样使这块玉石在他们的意想调配之下，变成最鲜明生动的形象。

看了桌上的成品，使我们忍不住发出赞叹！比如说，有一块纯白的玉石，里面却有两朵大小不同颜色深浅的红点，雕玉师傅把它设计成两只来亨鸡，大的红点变成公鸡的鸡冠，小的变成母鸡头上浅红的冠

子，公鸡引吭高鸣，母鸡在低头啄食，真是栩栩如生！以此类推，花卉、草虫、人物，各尽其妙。

我当时就联想到，我们写文章的人，也应该这样的处理我们捉到的素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朝气蓬勃，奇迹像春笋一般到处冒尖，英雄人物更是辈出不穷，只要一个作家有对新社会的热爱，有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到处留心，到处发掘，材料会比山上的玉石还多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它变成五光十色、多种多样、巧夺天工、生动鲜明的、有鼓舞人教育人力量的作品。

我知道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他身上永远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一个典型突出的小动作，或是听到一两句有力的生动的对话，他立刻就把它记在本子上，以备不时之需。他积累的零碎的材料很多，但不是全用得上，因为他是写大块文章的，牵扯不到的东西，无论多么好，也只得割爱——我总觉得很可惜。

现在，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的作品，特别是小型的。现在，劳逸结合，大家读书的时间多了，但是看长篇累牍的大作品，拿起来放不下，心中总会歉然，不像看短篇那样爽快。《人民日报》改版后的那些短小精悍、鼓舞士气、增加知识文章，受到普遍的欢迎，也是为此。

因此，我们希望作家们抖擞精神，不拘一格，素

材拿到手，端详一下，考虑一下，适合于写独幕剧，就写独幕剧；适合于写童话，就写童话；适合于写小小说，就写小小说；适合于写短诗，就写短诗……不把它闭居深藏，等待人马来齐，才一同上阵。这样就使夏云、流星、火花一样的、在作家脑子里印象极深的零碎的素材，也可以随时送到读者的面前，让大家一同享受到我们的感动和快乐。

当然，作家们都有自己熟悉的惯用的文学形式，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写文章的人，往往是多面手，问题是在于素材。而且不习惯的文学形式，也会因为尝试而得到了味道，导致后来的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有意栽花”，同时也不妨“无心插柳”，弄到绿叶成荫，才知道劳动永远是不白费的。

我们的时代，是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不但要盈亩满畦、一望无际的牡丹和菊花，我们也要树下的紫罗兰，草地边的蒲公英，世界上没有不爱花卉的人，但是每人的爱好不尽相同，我们的责任是不但让读者能兼收并蓄，还可以各取所需。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1年第2期。）

谈 散 文

我很喜欢读散文，也很喜欢写散文。

我之所以喜欢写散文，也是因为我对于其他的文学形式，如同诗歌、戏剧等等的艺术修养不足，写起来比较吃力。散文就比较自由，很容易拿来抒写自己当地当时的观感，轻快灵活，可长可短。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像光辉灿烂的朝云晚霞一般，色彩和形状瞬息万变，刚低下头写几句，抬起头来就已经面目全新！要多快好省地反映时代新事物，我觉得就非多写散文不可。

散文虽然没有形式规格的束缚，范围又广，但一篇真正好的散文，却不是常常可以写出，也不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教导我们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我的体会是我们对所反映的事物，必须有认识，有感情，了解其中曲折

复杂的道路。对于事物的善恶美丑的衡量，必须有政治标准。眼光正确，爱憎分明，情文相生，写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会生动有力，就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我曾读过不少精彩的散文，如《志愿军一日》、《革命回忆录》、《党委书记手记》等等。写这些文章的人都不是作家，但他们都是在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战线上，和人民大众沐雨栉风、同甘共苦的人物。他们的经验是那么宝贵，回忆是那么甜蜜，写出来字字出自心坎，真挚自然，充满了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

从这些文章看来，我觉得只要有斗争经验，有真挚感情，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来写散文。实际上，散文不比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动笔的人，大家天天都在写，学生写作文，干部写报告作总结……我们天天都在写日记，写信，这其中就会有杂感，有书评，有游记，有政论……问题是思想是不是正确，写作技术是不是高明。政治立场正确了，写作技术是比較容易得到的。我国是个有散文传统的国家，古代的散文可以借鉴的，真是浩如烟海，只要能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读古人书是有益的。近代的精彩散文也不在少数，鲁迅先生的杂文不必说了。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深刻锋利上是独树一帜的。当

代的散文作者，如刘白羽、吴晗、魏巍、杨朔、郭风等，也各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报刊上常有他们的文章，都可以借鉴。总之，对新时代、新社会和自己的工作有热情的人，一定有想说的话，想写的文章。常常写，常常看，熟能生巧，技术上一定会有不断的进步。我们的时代，风云际会，事事要人写，大家也想写，只要多写散文，写好散文，我们不但能把祖国优秀的散文传统继承下来，我们还能在散文历史上放一个空前的异彩。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1年2月26日。）

像 一 声 爆 竹

像窗外一声新春的爆竹，卢蒙巴遇害的消息，曳着震天的巨响，洒下万点的火星，飞上九霄；

在严静的深夜里，亿万正义人民心头的悲愤，像滔天的怒涛狂浪，泛滥了全球。

英雄的卢蒙巴，他昂着头，挺起流汗的发光的胸膛，抱着对祖国前途的坚强的信念，在深密黑暗的树林里，帝国主义者恶毒的枪弹下，牺牲了年轻壮健的身躯；

从这宽阔发光的胸膛里，喷出滂沱的血雨，把刚果革命的土壤浇透，这血雨的红光，又把整个非洲的人心照亮：

丢掉幻想！团结起来！咬起钢刀般洁白的牙齿，举起铜锤般黑红的拳头，打出残酷和伪善的囚牢，和全世界维护正义爱好和平的大军，汇成一股洪流！

为着祖国的没有污点的尊严，

为着人民生活的权利，
为着在纯洁的太阳下写出非洲的自己光荣的历史，

起来！把新旧殖民主义者，雇佣军，代理人，风卷残云似地，一齐撵出非洲去！

卢蒙巴不朽！刚果万岁！非洲万岁！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61 年 3 月 10 日《诗刊》第 2 期。）

古战场变成了大果园

从南口车站下来，举目四望，周围连绵不断的淡紫的燕山，把我们环抱起来了。

一听到燕山，我立刻想起《木兰诗》里的：

旦辞黄河去，
暮宿黑水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不知道这里是否当年花木兰听到的胡骑纵横之地，但这是一个古战场，却是多少年来肯定了的。南口地区，东至十三陵，南接海淀，北出居庸关，西至万里长城，“群山纠纷”之中，中间这一片，的确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夔不见人”的沙滩荒野。居民对于这三多（风多，石多，荆棘多）三少（土少，水少，

树木少)的土地,从不抱着收获的希望,他们有时在上面“轮耕”,那就是在卵石中间浅浅的浮土上,撒些种子,有多少收成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是“古战场”三个字给居民以无限的自豪感,我们的祖先,曾在这一片土地上,抵御过越关侵犯的敌人。时期是“秦欵汉欵,将近代欵”,他们虽然说不出,但是他们把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一门累代和顽敌作殊死斗争的杨家女将的名字,和这片沙滩连在一起。南口轨道边的山沟里有一块“穆桂英点将石”,山上还有个“撂子台”,据说是穆桂英生下了杨文广,匆匆地把婴儿撂在那里,就又上马出征了。总之,提到对敌斗争,人民是气冲牛斗的,这里决没有如《吊古战场文》里的“黯兮惨悴,风悲日曛”的低沉情绪。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队改造自然的大军开到这一块两万多亩的沙石荒滩上。红旗在卷地的朔风中呼呼吹动。指挥部的一个小小的席棚,在沙滩中间搭起了。

这队两千三百人的建设南口农场的大军,是北京市下放的机关干部和商业职工组成的。在党的领导鼓舞下,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只要他们捧出一颗热爱社会主义的心,举起一双热爱劳动的手,他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改造自

然改造思想的艰巨任务。他们热情蓬勃地在飞沙走石的荒滩上猛干起来了。

这个以果园为主的农场，在建场时期是“先生产后生活”的。两千多人挤住在南口镇破旧的民房里，每天下地劳动，往返二十多里。午饭也在工地上吃，朔风一吹，冷窝头上结成一层冰，和着他们所称为“芝麻盐”的沙土，谈笑风生地咬吞下去。吃完了“芝麻盐”窝头，他们就起来挖树坑。把大石头搬走，小石头就用手捧，用筛子筛出去，再从小丘陵上拉来一层好土填下去……他们挖的坑纵横成行的排列着，上面插上小竹竿似的苹果和桃树的小苗……

荒滩上的居民带着惊异的眼光跑来了。他们看着这些干劲冲天、精神饱满的干部，在沙地上拉犁，在土坑中种树，大风把人吹倒了，风沙满面地笑嘻嘻地爬起来再干。他们想不透这里面的道理。他们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住了几百年，还不知道这片兔子不拉屎的荒地，连好草都不生？更不用说是果木菜蔬了。而这队大军，在流着汗用着力的时候，心中却都有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这里，在万众一心，苦干、实干、巧干之下，一年，两年，五年，七年，在若干年后，将会成为果树成荫、禽畜遍地的一片绿原。

现在这里已经有了六个分场，另外有撂子台农场和响潭水库管理处。农场里有苹果、葡萄、桃、梨、

杏、李等果树十二万株，果园三千亩。禽畜有鸡、猪、兔、蜂和各种役畜。此外还有菜蔬、谷物、果苗、林苗、防护林等等。流水帐是开不尽说不完全的，还是让我谈谈那一天所看到的古战场变成的大果园的一角吧。

在走访南口农场以前，我连这个农场的轮廓都不清楚。走访的这一天，在火车上就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我访问参观祖国大地上的建设，已不是第一次，每次我都知道，山回路转，在我面前将呈现一幅一幅的毕生难忘的图画。这种兴奋的企待，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激动与喜悦。

出了南口车站，往南走，北风从背后推送着，我们越过一条很宽的东西公路，再折上一条纵贯南北的公路，这一带都是农场地区了。我们看见路旁的田野上，有许多人在挖着水渠。最后到了农场总部。远远望去，有礼堂，有几十幢整齐的向南的房子，房顶上矗立着电视机的天线。广场上放着些农业机械。办公处是高大的三合建筑，规模不在北京一般的机关之下。王副场长和张书记在中间大厅里接待了我们。这两位和我从前在别的建设工地上所见到的领导干部一样，都是眉宇间充满了扑人的朴实、诚恳、刚毅之气，对来访者的招待热情，尤其使人感动。他们像年轻的父母夸示自己的新生的美丽婴儿一般，捧出

两盘农场出产的胖胖大大的花生，和食品加工厂做的山楂糕。特意给我们预备的丰富的午餐，更是菜香肉美。他们却抱歉地说：“冬天没有什么好吃好看的，等春天果树开花，秋天果谷成熟的时候，还要请你们常来呵！”

我们一边剥着吃着花生，在旺盛的炉火旁边的沙发椅上，王副场长和张书记就像和熟朋友闲话家常似的津津地对我们述说把古战场变成大果园的经过：他们是怎样地一锄一锄地掘，一筛一筛地播；怎样地栽下果树，种下防风林，挖了水库开了水渠，养了禽畜，立了工厂，盖了房子……多快好省地边建设边生产，到了今天的规模，证明了打破常规的一个大跃进……

王副场长抬头指着这间宽大的挂着奖旗的厅堂，微笑地对我们说：“这些房子从动土到竖墙盖瓦，安设门窗电灯，都是我们这些下放干部自己干的。这是我们政治方面最大的收获。毛主席号召干部下放，第一是提高思想，热爱劳动，第二是锻炼身体，第三是学会既能文又能武。我们的许多下放干部，真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少人过去还轻视劳动。到了这里以后，首先是在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体会到劳动的伟大和光荣。他们开始接近了农民，感到自己的渺小。经过了实际的艰苦锻炼，他们学会了拉犁，下

种，赶马，开车，养鸡，喂猪，盖房子，打电井，修水库，甚至连理发、修鞋、补衣服都学会了。这样开始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嫌大粪的臭味，也不讨厌下雨的泥泞。他们的心思和希望，和农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紧紧地连在一起。等到他们住进自己盖的房子，吃了自己种的菜蔬谷物，学到了生产知识，练成了壮实的身体……他们的欢喜和自豪是不可形容的！他们热爱了劳动，热爱了集体生活，轮换回京的时候，很多人忍不住流下了依依的别泪。他们把蓬勃的热情和朝气，带回到机关里去，做起事来，干劲冲天。

“农场建成，对老百姓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们看见沙地上的果树活了，菜蔬谷物收成了，电井里流出水来了，沙河滩变成了聚宝盆，他们高兴得打心里服了共产党！他们认识到党的领导正确，人多力量大。‘水引来了，这片地就活了！’他们就也开始种了菜蔬，吃了菜蔬，也卖了菜蔬。”

说到农场和新村的远景，这两位领导者眼里闪出了充满着信心的快乐的光辉。新村的楼房已经建好一幢了，果树天天在成长，禽畜不断在繁殖，机械不断在增加……这里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村。我坐在他们对面，温暖的阳光，照在雪白的墙壁上，照在地面美丽的花砖上，照在我的脸上，我耳中听着这

充满决心信心的响亮坚定的声音，眼前突兀地涌现了这座社会主义新村的幻像，楼台矗立，大树成行，街道宽阔，车马往来，水色山光，花香鸟语……而这个繁荣美丽的市镇，就是在“蓬断草枯，凜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的古战场上建立起来的！古人幻想不到的景象，在今天只要人敢想敢干，总是会实现出来的。短短的十年之中，我在祖国广大土地上的许多地方，已经看见过人民理想的实现。我们对于领导我们的共产党，和聪明勇敢的人民，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这里的六个分场，分散得很远，个个参观是来不及的了，我们只参观了第一分场的果圃，猪棚，造曲厂和第三分场的几个鸡棚，兔舍。鸡棚里有各种的鸡：来亨鸡，澳洲黑，和本国种的芦花鸡等等。兔舍有各种的兔：安哥拉，银丝，等等。工作人员的劳动精神，和斜阳下看见的万千只鲜红鸡冠的闪烁烁的耀眼强光，给我的印象很深。在回到车站的大车上，深深地呼吸着清爽的山风，我觉得我的暖洋洋的心坎，似乎又加宽了许多。因为在我的心里，本来已有了三门峡、丹江口……等几座美丽雄伟的结构模型，从今天起我又须扩大地盘，把古战场变成的大果园，也珍重地放到里面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61 年 3 月 12 日《人民文学》1961 年第 3 期，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致 萧 珊

萧珊同志：

信收到了，行前百端待理，以致稽复，十分抱歉，你替上海文学要文章，只要我写来可用，一定尽力而为之，其实，我们这团里都是写文章的好手！老巴写了一篇发言，漂亮之极，你应当先向他要！

下次再带孩子来京，千万莫忘了来看我们，或者通知一声，让我们来看你，我一路一定照顾老巴，请放心，问你好！

冰 心

三、十六，华侨大厦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访堀田善卫^① 先生山居并赠

海上青山山上楼，
此间景物最清幽，
先生心比海天阔，
东亚非洲一揽收。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夜，逗子，日本。

（本诗最初发表于1961年7月10日《诗刊》第4期。）

① 堀田善卫，日本作家。1918年生于富山县，1942年庆应大学毕业。1950年发表小说《祖国的丧失》、《彷徨的犹太人》。1951年《广场的孤独》，获第26届芥川奖。

《园 丁 集》

〔印度〕泰戈尔著

1

仆 人

请对您的仆人开恩吧，我的女王！

女 王

集会已经开过，我的仆人们都走了。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

仆 人

您同别人谈过以后，就是我的时间了。

我来问有什么剩余的工作，好让您的最末一个仆人去做。

女 王

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还想做什么呢？

仆 人

让我做您花园里的园丁吧。

女 王

这是什么傻想头呢？

仆 人

我要搁下别的工作。

我把我的剑矛扔在尘土里。不要差遣我去遥远的宫廷；不要命令我做新的征讨。只求您让我做花园里的园丁。

女 王

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仆 人

为您闲散的日子服务。

我要保持您晨兴散步的草径清爽新鲜，您每一移步将有甘于就死的繁花以赞颂来欢迎您的双足。

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

我将在您床边的灯盏里添满香油，我将用檀香和番红花膏在您脚垫上涂画上美妙的花样。

女 王

你要什么酬报呢？

仆 人

只要您允许我像握着嫩柔的菡萏一般地握住您的小拳，把花串套上您的纤腕；允许我用无忧花的红汁来染您的脚底，以亲吻来拂去那偶然留在那里的尘埃。

女 王

你的祈求被接受了，我的仆人，你将是我的花园里的园丁。

2

“呵，诗人，夜晚渐临；你的头发已经变白。

“在你孤寂的沉思中听到了来生的消息么？”

“是夜晚了。”诗人说，“夜虽已晚，我还在静听，因为也许有人会从村中呼唤。

“我看守着，是否有年轻的飘游的心聚在一起，两对渴望的眼睛切求有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并替他们说话。

“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

“早现的晚星消隐了。

“火葬灰中的红光在沉静的河边慢慢地熄灭下

去。

“残月的微光下，胡狼从空宅的庭院里齐声嗥叫。

“假如有游子们离了家，到这里来守夜，低头静听黑暗的微语，有谁把生命的秘密向他耳边低诉呢，如果我关起门户，企图摆脱世俗的牵缠？

“我的头发变白是一件小事。

“我是永远和这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最年老的人一样年老。

“有的人发出甜柔单纯的微笑，有的人眼里含着狡狴的闪光。

“有的人在白天流涌着眼泪，有的人的眼泪却隐藏在幽暗里。

“他们都需要我，我没有时间去冥想来生。

“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我的头发变白了又该怎样呢？”

3

早晨我把网撒在海里。

我从沉黑的深渊拉出奇形奇美的东西——有些微笑般地发亮，有些眼泪般地闪光，有的晕红得像新

娘的双颊。

当我携带着这一天的担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爱正坐在园里悠闲地扯着花叶。

我沉吟了一会，就把我捞得的一切放在她的脚前，沉默地站着。

她瞥了一眼说：“这是些什么怪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

我羞愧得低了头，心想：“我并没有为这些东西去奋斗，也不是从市场里买来的；这不是一些配送给她的礼物。”

整夜的工夫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丢到街上。

早晨行路的人来了；他们把这些拾起带到远方去了。

4

我真烦，为什么他们把我的房子盖在通向市镇的路边呢？

他们把满载的船只拴在我的树上。

他们任意地来去游逛。

我坐着看着他们；光阴都消磨了。

我不能回绝他们。这样我的日子便过去了。

日日夜夜他们的足音在我门前震荡。

我徒然地叫道：“我不认识你们。”

有些人是我的手指所认识的，有些人是我的鼻官所认识的，我脉管中的血液似乎认得他们，有些人是我的魂梦所认识的。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谁愿意到我房子里来就请来吧。对了，来吧。”

清晨，庙里的钟声敲起。

他们提着筐子来了。

他们的脚像玫瑰般红。熹微的晨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到我园里来采花吧。到这里来吧。”

中午，铎声在庙殿门前敲起。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放下工作在我篱畔流连。

他们发上的花朵已经褪色枯萎了；他们横笛里的音调也显得乏倦。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我的树荫下是凉爽的。来吧，朋友们。”

夜里蟋蟀在林中唧唧地叫。

是谁慢慢地来到我的门前轻轻地叩叩？

我模糊地看到他的脸，他一句话也没说，四围是天空的静默。

我不能回绝我的沉默的客人。我从黑暗中望着他的脸，梦幻的时间过去了。

5

我心绪不宁，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

我的灵魂在极想中走出，要去摸触幽暗的远处的边缘。

呵，“伟大的来生”，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没有奋飞的羽翼，我永远在这地点系住。

我切望而又清醒，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

你的气息向我低语出一个不可能的希望。

我的心懂得你的语言，就像它懂得自己的语言一样。

呵，“遥远的寻求”，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不认得路，我也没有生翼的马。

我心绪不宁，我是自己心中的流浪者。

在疲倦时光的日霭中，你广大的幻象在天空的

蔚蓝中显现！

呵，“最远的尽头”，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在我独居的房子里，所有的门户都是紧闭的！

6

驯养的鸟在笼里，自由的鸟在林中。

时间到了，他们相会，这是命中注定的。

自由的鸟说：“呵，我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中的鸟低声说：“到这里来吧，让我俩都住在笼里。”

自由的鸟说：“在栅栏中间，哪有展翅的余地呢？”

“可怜呵，”笼中的鸟说，“在天空中我不晓得到哪里去栖息。”

自由的鸟叫唤说：“我的宝贝，唱起林野之歌吧。”

笼中的鸟说：“坐在我旁边吧，我要教你说学者的语言。”

自由的鸟叫唤说：“不，不！歌曲是不能传授的。”

笼中的鸟说：“可怜的我呵，我不会唱林野之

歌。”

他们的爱情因渴望而更加热烈，但是他们永不能比翼双飞。

他们隔栏相望，而他们相知的愿望是虚空的。

他们在依恋中振翼，唱说：“靠近些吧，我爱！”

自由的鸟叫唤说：“这是做不到的，我怕这笼子的紧闭的门。”

笼里的鸟低声说：“我的羽翼是无力的，而且已经死去了。”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要从我们门前走过，——今天早晨我哪有心思干活呢？

教给我怎样挽发；告诉我应该穿哪件衣裳。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我知道一刹那间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以外；只有那残曳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将从我们门前走过，这时节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要从我们门前走过，——今天早晨我哪有心思干活呢？

教给我怎样挽发；告诉我应该穿哪件衣裳。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我知道一刹那间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以外；只有那残曳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将从我们门前走过，这时节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已经我们从我们门前走过了，从他的车辇里射出朝日的金光。

我从脸上掠开面纱，我从颈上扯下红玉的颈环，扔在他走来的路上。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没有拾起我的颈环；我知道它在他的轮下碾碎了，在尘土上留下了红斑，没有人晓得我的礼物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给的。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曾经从我们门前走过，我也曾经把我胸前的珍宝丢在他走来的路上了。

8

当我床前的灯熄灭了，我和晨鸟一同醒起。

我在散发上戴上新鲜的花串，坐在洞开的窗前。

那年轻的行人在玫瑰色的朝靄中从大路上来了。

珠链在他的颈上，阳光在他的冠上。他停在我的门前，用切望的呼声问我：“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年轻的行人，她就是我。”

黄昏来到，还未上灯。

我心绪不宁地编着头发。

在落日的光辉中年轻的行人驾着车辇来了。

他的驾车的马，嘴里喷着白沫，他的衣袍上蒙着尘土。

他在我的门前下车，用疲乏的声音问：“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愁倦的行人，她就是我。”

一个四月的夜晚。我的屋里点着灯。

南风温柔地吹来。多言的鹦鹉在笼里睡着了。

我的衷衣和孔雀颈毛一样地华彩，我的披纱和嫩草一样地碧青。

我坐在窗前地上看望着冷落的街道。

在沉黑的夜中我不住地低吟着：“她就是我，失

望的行人，她就是我。”

9

当我在夜里独赴幽会的时候，鸟儿不叫，风儿不吹，街道两旁的房屋沉默地站立着。

是我自己的脚镯越走越响使我羞怯。

当我站在凉台上倾听他的足音，树叶不摇，河水静止像熟睡的哨兵膝上的刀剑。

是我自己的心在狂跳——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宁静。

当我爱来了，坐在我身旁，当我的身躯震颤，我的眼睫下垂，夜更深了，风吹灯灭，云片在繁星上曳过轻纱。

是我自己胸前的珍宝放出光明。我不知道怎样把它遮起。

10

放下你的工作吧，我的新娘。听，客人来了。你听见没有，他在轻轻地摇动那拴门的链子？

小心不要让你的脚镯响出声音，在迎接他的时候你的脚步不要太急。

放下你的工作吧，新娘，客人在晚上来了。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这是四月夜中的满月，院里的影子是暗淡的，头上的天空是明亮的。

把轻纱遮上脸，若是你觉得需要；提着灯到门前去，若是你害怕。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若是你害羞就不必和他说话，你迎接他的时候只须站在门边。

他若问你话，若是你愿意这样做，你就沉默地低眸。

不要让你的手镯作响，当你提着灯，带他进来的时候。

不必同他说话，如果你害羞。

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么，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还没有把牛棚里的灯点起来么？

你还没有把晚祷的供筐准备好么？

你还没有在发缝中涂上鲜红的吉祥点，你还没

有理过晚妆么？

呵，新娘，你没有听见，客人来了么？
放下你的工作吧！

11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你的辫发松散，即使你的发缝没有分直，即使你衷衣的丝带没有系好，都不要管它。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

即使露水沾掉了你脚上的红粉，即使你踝上的铃串褪松，即使你链上的珠儿脱落，都不要管它。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吧。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么？

鹤群从远远的河岸飞起，狂风吹过常青的灌木。
惊牛奔向村里的棚棚。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么？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颤摇着在风中熄灭了。

谁能看出你眼睫上没有涂上乌烟？因为你的眼

睛比雨云还黑。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熄灭了。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花环没有穿好，谁管它呢；即使手镯没有扣上，让它去吧。

天空被阴云塞满了——时间已晚。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12

若是你要忙着把水瓶灌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湖水将回绕在你的脚边，潺潺地说出它的秘密。

沙滩上有了欲来的雨云的阴影，云雾低垂在丛树的绿线上，像你眉上的浓发。

我深深地熟悉你脚步的韵律，它在我心中敲击。

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如果你必须把水瓶灌满。

如果你想懒散闲坐，让你的水瓶飘浮在水面，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草坡碧绿，野花多得数不清。

你的思想将从你乌黑的眼眸中飞出，像鸟儿飞出窝巢。

你的披沙将褪落到脚上。

来吧，如果你要闲坐，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撒下嬉游跳进水里，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把你的蔚蓝的丝巾留在岸上；蔚蓝的水将没过你，盖住你。水波将蹑足来吻你的颈项，在你耳边低语。

来吧，如果你想跳进水里，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发狂而投入死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它是清凉的，深到无底。

它沉黑得像无梦的睡眠。

在它的深处黑夜就是白天，歌曲就是静默。

来吧，如果你想投入死亡，到我的湖上来吧。

13

我一无所求，只站在林边树后。

倦意还逗留在黎明的眼上，露润在空气里。

湿草的懒味悬垂在地面的薄雾中。

在榕树下你用乳油般柔嫩的手挤着牛奶。
我沉静地站立着。

我没有说出一个字。那是藏起的鸟儿在密叶中歌唱。

芒果树在村径上撒着繁花，蜜蜂一只一只地嗡嗡飞来。

池塘边湿婆天的庙门开了，朝拜者开始诵经。
你把罐儿放在膝上挤着牛奶。
我提着空桶站立着。

我没有走近你。
天空和庙里的铃声一同醒起。
街尘在驱走的牛蹄下飞扬。
把汨汨发响的水瓶搂在腰上，女人们从河边走来。

你的钏镯丁当，乳沫溢出罐沿。
晨光渐逝而我没有走近你。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已过午，竹枝在风中簌簌作响。

横斜的影子伸臂拖住流光的双足。
布谷鸟都唱倦了。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

低垂的树荫盖住水边的茅屋。
有人正忙着工作，她的钏镯在一角放出音乐。
我在茅屋前面站着，我不知道为什么。

曲径穿过一片芥菜田地和几层芒果树林。
它经过村庙和渡头的市集。
我在这茅屋面前停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几年前，三月风吹的一天，春天倦慵地低语，
芒果花落在地上。
浪花跳起掠过立在渡头阶沿上的铜瓶。
我想着三月风吹的这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阴影更深，牛群归栏。
冷落的牧场上日色苍白，村人在河边待渡。
我缓步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像麝鹿一样在林荫中奔走，为着自己的香气

而发狂。

夜晚是五月正中的夜晚，清风是南国的清风。

我迷了路，我游荡着，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
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我自己的愿望的形象从我心中走出，跳起舞来。
这闪光的形象飞掠过去。

我想把它紧紧捉住，它躲开了又引着我飞走下
去。

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
的东西。

16

手握着手，眼恋着眼；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的纪
录。

这是三月的月明之夜；空气里有凤仙花的芬芳；
我的横笛抛在地上，你的花串也没有编成。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地单纯。

你橙黄色的面纱使我眼睛陶醉。

你给我编的茉莉花环使我心震颤，像是受了赞
扬。

这是一个又予又留、又隐又现的游戏；有些微

笑，有些娇羞，也有些甜柔的无用的抵拦。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地单纯。

没有现在以外的神秘；不强求那做不到的事情；
没有魅惑后面的阴影；没有黑暗深处的探索。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我们没有走出一切语言之外进入永远的沉默；
我们没有向空举手寻求希望以外的东西。
我们付与，我们取得，这就够了。
我们没有把喜乐压成微尘来榨取痛苦之酒。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17

黄鸟在自己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喜舞。
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村子里，这是我们的一份快乐。

她心爱的一对小羊，到我园树的荫下吃草。
它们若走进我的麦地，我就把它们抱在臂里。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块田地。

在我们树里做窝的蜜蜂，飞到他们林中去采蜜。

从他们渡头街上流来的落花，飘到我们洗澡的池塘里。

一筐一筐的红花干从他们地里送到我们的市集上。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到她家去的那条曲巷，春天充满了芒果的花香。

他们亚麻子收成的时候，我们地里的苎麻正在开放。

在他们房上微笑的星辰，送给我们以同样的闪亮。

在他们水槽里满溢的雨水，也使我们的迦旻树林喜乐。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18

当这两个姊妹出去打水的时候，她们来到这地点，她们微笑了。

她们一定觉察到，每次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儿。

姊妹俩相互耳语，当她们走过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猜到了，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人站在树后的秘密。

她们的水瓶忽然倾倒，水倒出来了，当她们走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发觉，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的心正在跳着。

姊妹俩相互瞥了一眼又微笑了，当她们来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飞快的脚步里带着笑声，使这个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站在树后的人儿心魂撩乱了。

19

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

你为什么急遽地回头，从飘扬的面纱里偷偷地看我？

这个从黑暗中向我送来的闪视，像凉风在粼粼的微波上掠过，一阵震颤直到荫荫的岸边。

它向我飞来，像夜中的小鸟急遽地穿过无灯的屋子的两边洞开的窗户，又在黑夜中消失了。

你像一颗隐在山后的星星，我是路上的行人。

但是你为什么站了一会，从面纱中瞥视我的脸，当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的时候？

20

他天天来了又走了。

去吧，把我头上的花朵送去给他吧，我的朋友。

假如他问赠花的人是谁，我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因为他来了又要走的。

他坐在树下的地上。

用繁花密叶给他敷设一个座位吧，我的朋友。

他的眼神是忧郁的，它把忧郁带到我的心中。

他没有说出他的心事；他只是来了又走了。

21

他为什么特地来到我的门前，这年轻的游子，当天色黎明的时候？

每次我进出经过他的身旁，我的眼睛总被他的面庞所吸引。

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同他说话还是保持沉默。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七月的阴夜是黑沉的；秋日的天空是浅蓝的；南风把春天吹得骀荡不宁。

他每次用新调编着新歌。

我放下活计眼里充满雾水。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22

当她用急步走过我的身旁，她的裙缘触到了我。从一颗心的无名小岛上忽然吹来一阵春天的温馨。

一霎飞触的撩乱扫拂过我，立刻又消失了，像扯落的花瓣在和风中飘扬。

它落在我的心上，像她的身躯的叹息和她心灵的低语。

23

你为什么悠闲地坐在那里，把镯子玩得丁当作响呢？

把你的水瓶灌满了吧。是你应当回家的时候了。

你为什么悠闲地拨弄着水玩，偷偷地瞥视路上的行人呢？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早晨的时间过去了——沉黑的水不住地流逝。

波浪相互低语嬉笑闲玩着。

流荡的云片聚集在远野高地的天边。

它们留连着悠闲地看着你的脸微笑着。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24

不要把你心的秘密藏起，我的朋友！

对我说吧，秘密地对我一个人说吧。

你这个笑得这样温柔、说得这样轻软的人，我的心将听着你的语言，不是我的耳朵。

夜深沉，庭宁静，鸟巢也被睡眠笼罩着。

从踌躇的眼泪里，从沉吟的微笑里，从甜柔的羞怯和痛苦里，把你心的秘密告诉我吧！

25

“到我们这里来吧，青年人，老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眼里带着疯癫？”

“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野罌粟花酒，使我的眼里带着疯癫。”

“呵，多难为情！”

“好吧，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拙，有的人细心有的人马虎。有的眼睛会笑，有的眼睛会哭——我的眼睛是带着疯癫的。”

“青年人，你为什么这样凝立在树影下呢？”

“我的脚被我沉重的心压得疲倦了，我就在树影下凝立着。”

“呵，多难为情！”

“好吧，有人一直行进，有人到处流连，有的人是自由的，有的人是锁住的——我的脚被我沉重的

心压得疲倦了。”

26

“从你慷慨的手里所付予的，我都接受。我别无所求。”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若是你给我一朵残花，我也要把它戴在心上。”

“若是那花上有刺呢？”

“我就忍受着。”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如果你只在我脸上瞥来一次爱怜的眼光，就会使我的生命直到死后还是甜蜜的。”

“假如那只是残酷的眼色呢？”

“我要让它永远穿刺我的心。”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27

“即使爱只给你带来了哀愁，也信任它。不要把你的心关起。”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心是应该和一滴眼泪、一首诗歌一起送给人的，我爱。”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喜乐像露珠一样地脆弱，它在欢笑中死去。哀愁却是坚强而耐久。让含愁的爱在你眼中醒起吧。”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荷花在日中开放，丢掉了自己的一切所有。在永生的冬雾里，它将不再含苞。”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28

你的疑问的眼神是含愁的。它要追探了解我的意思，好像月亮探测大海。

我已经把我生命的终始，全部暴露在你的眼前，没有任何隐秘和保留。因此你不认识我。

假如它是一块宝石，我就能把它碎成千百颗粒，穿成项链挂在你的颈上。

假如它是一朵花，圆圆小小香香的，我就能从枝上采来戴在你的发上。

但是它是一颗心，我的爱人。何处是它的边和底？

你不知道这个王国的边极，但你仍是这王国的女王。

假如它是片刻的欢娱，它将在喜笑中开花，你立刻就会看到、懂得了。

假如它是一阵痛苦，它将融化成晶莹的眼泪，不着一字地反映出它最深的秘密。

但是它是爱，我的爱人。

它的欢乐和痛苦是无边的，它的需求和财富是无尽的。

它和你亲近得像你的生命一样，但是你永远不

能完全了解它。

29

对我说话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夜是深黑的，星星消失在云里，风在叶丛中叹息。

我将披散我的头发，我的青蓝的披风将像黑夜一样地紧裹着我。我将把你的头紧抱在胸前；在甜柔的寂寞中在你心头低诉。我将闭目静听。我不会看望你的脸。

等到你的话说完了，我们将沉默凝坐。只有丛树在黑暗中微语。

夜将发白。天光将晓。我们将望望彼此的眼睛，然后各走各的路。

对我说话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30

你是一朵夜云，在我梦幻中的天空浮泛。
我永远用爱恋的渴想来描画你。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无尽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你的双脚被我心切望的热光染得绯红，我的落日之歌的搜集者！

我的痛苦之酒使你的唇儿苦甜。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寂寥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我用热情的浓影染黑了你的眼睛，我的凝视深处的崇魂！

我捉住了你，缠住了你，我爱，在我音乐的罗网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永生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31

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它们是清晓的摇篮，它们是星辰的王国。

我的诗歌在它们的深处消失。

只让我在这天空中高飞，翱翔在静寂的无限空间里。

只让我冲破它的云层，在它的阳光中展翅吧。

32

告诉我，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我的情人，告诉我，这是否真的。

当这一对眼睛闪出电光，你胸中的浓云发出风暴的回答。

我的唇儿，是真像觉醒的初恋的蓓蕾那样香甜么？

消失了的五月的回忆仍旧流连在我的肢体上么？

那大地，像一张琴，真因着我双足的踏触而颤成诗歌么？

那么当我来时，从夜的眼睛里真的落下露珠，晨光也真因为围绕我的身躯而感到喜悦么？

是真的么，是真的么，你的爱贯穿许多时代、许多世界来寻找我么？

当你最后找到了我，你天长地久的渴望，在我的温柔的话里，在我的眼睛嘴唇和飘扬的头发里，找到了完全的宁静么？

那么“无限”的神秘是真的写在我小小的额上么？

告诉我，我的情人，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

33

我爱你，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像一只迷路的鸟，我被捉住了。

当我的心颤抖的时候，它丢了围纱，变成赤裸。
用怜悯遮住它吧。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如果你不能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不要远远地斜视我。

我将偷偷地回到我的角落里去，在黑暗中坐地。

我将用双手掩起我赤裸的羞惭。

回过脸去吧，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如果你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欢乐。

当我的心被快乐的洪水卷走的时候，不要笑我的
汹涌的退却。

当我坐在宝座上，用我暴虐的爱来统治你的时候，
当我像女神一样向你施恩的时候，饶恕我的骄傲吧，
爱人，也饶恕我的欢乐。

34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看望了一夜，现在我脸上睡意重重。
只恐我在睡中把你丢失了。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惊起伸出双手去摸触你，我问自己说：
“这是一个梦么？”
但愿我能用我的心系住你的双足，紧抱在胸前！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35

只恐我太容易地认得你，你对我耍花招。
你用欢笑的闪光使我目盲来掩盖你的眼泪。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说出你所要说的话。

只恐我不珍爱你，你千方百计地闪避我。
只恐我把你和大家混在一起，你独自站在一边。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走你所要走的路。

你的要求比别人的都多，因此你才静默。

你用嬉笑的无心来回避我的赠与。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肯接受你想接受的东西。

36

他低声说：“我爱，抬起眼睛吧。”

我严厉地责骂他说：“走！”但是他不动。

他站在我面前拉住我的双手，我说：“躲开我！”
但是他没有走。

他把脸靠近我的耳边。我瞪他一眼说：“不要脸！”但是他没有动。

他的嘴唇触到我的腮颊。我震颤了，说：“你太大胆了！”但是他不怕丑。

他把一朵花插在我发上。我说：“这也没有用处！”但是他站着不动。

他取下我颈上的花环就走开了，我哭了，问我的心说：“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37

“你愿意把你的鲜花的花环挂在我的颈上么，佳人？”

“但是你要晓得，我编的那个花环，是为大家的，为那些偶然瞥见的人，住在未开发的大地上的人，住在诗人歌曲里的人。”

现在来请求我的心作为答赠已经太晚了。

曾有一个时候，我的生命像一朵蓓蕾，它所有的芬芳都储藏在花心里。

现在它已远远地喷溢四散。

谁晓得有什么魅力，可以把它们收集关闭起来呢？

我的心不容我只给一个人，它是要给与许多人的。

38

我爱，从前有一天，你的诗人把一首伟大史诗投进他心里。

呵，我不小心，它打到你的丁当的脚镯上而引起

悲愁。

它裂成诗歌的碎片散洒在你的脚边。

我满载的一切古代战争的货物，都被笑浪所颠簸，被眼泪浸透而下沉。

你必须使这损失成为我的收获，我爱。

如果我的死后不朽的荣名的希望都破坏了，那就在生前使我不朽吧。

我将不为这损失伤心，也不责怪你。

39

整个早晨我想编一个花环，但是花儿滑掉了。

你坐在一旁偷偷地从伺伺的眼角看着我。

问这一对沉黑的恶作剧的眼睛，这是谁的错。

我想唱一支歌，但是唱不出来。

一个暗笑在你唇上颤动；你问它我失败的缘由。

让你微笑的唇儿发一个誓，说我的歌声怎样地消失在沉默里，像一只在荷花里沉醉的蜜蜂。

夜晚了，是花瓣合起的时候了。

容许我坐在你的旁边，容许我的唇儿做那在沉默中、在星辰的微光中能做的工作吧。

40

一个怀疑的微笑在你眼中闪烁，当我来向你告别的时候。

我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你想我很快又会回来。告诉你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

因为春天年年回来；满月道过别又来访问，花儿每年回来在枝上红晕着脸，很可能我向你告别只为了的要再回到你的身边。

但是把这幻象保留一会吧，不要冷酷粗率地把它赶走。

当我说我要永远离开你的时候，就当作真话来接受它，让泪雾暂时加深你眼边的黑影。

当我再来的时候，随便你怎样地狡笑吧。

41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深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哂笑。

因为我嘲笑自己，把我的秘密在玩笑中打碎。我把我的痛苦说得轻松，因为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真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不信。

因此我弄真成假，说出和我的真心相反的话。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可笑，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用最宝贵的名词来形容你，我不敢，我怕得不到相当的酬报。

因此我给你安上苛刻的名字，而夸示我的硬骨。

我伤害你，因为怕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渴望静默地坐在你的身旁，我不敢，怕我的心会跳到我的唇上。

因此我轻松地说东道西，把我的心藏在语言的后面。

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渴望从你身边走开，我不敢，怕你看出我的懦弱。

因此我随随便便地昂首走到你的面前。

从你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使我的痛苦永远新鲜。

42

呵，疯狂的、头号的醉汉；
如果你踢开门户在大众面前装疯；
如果你在一夜倒空囊橐，对慎重轻蔑地弹着指头；
如果你走着奇怪的道路，和无益的东西游戏，
不理睬韵律和理性；
如果你在风暴前扯起船帆，你把船舵折成两半；
那么我就要跟随你，伙伴，喝得烂醉走向堕落灭亡。

我在稳重聪明的街坊中间虚度了日日夜夜。
过多的知识使我白了头发，过多的观察使我眼力模糊。
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零碎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摔碎，在上面跳舞，把它们散掷到风中去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最高的智慧。

让一切歪曲的顾虑消亡吧，让我无望地迷失了

路途。

让一阵旋风吹来，把我连船锚一齐卷走。

世界上住着高尚的人，劳动的人，有用又聪明。

有的人很从容地走在前头，有的人庄重地走在后面。

让他们快乐繁荣吧，让我傻呆地无用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一切工作的结局。

我此刻誓将一切的要求，让给正人君子。

我抛弃我学识的自豪和是非的判断。

我打碎记忆的瓶壶，挥洒最后的眼泪。

以红果酒的泡沫来洗澡，使我欢笑发出光辉。

我暂且撕裂温恭和认真的标志。

我将发誓作一个无用的人，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下去。

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随便你怎么说。

我将永不做一个苦行者，假如她不和我一同受戒。

这是我坚定的决心，如果我找不到一个荫凉的住处和一个忏悔的伴侣，我将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苦行者。

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

如果在林荫中没有欢笑的回响；如果没有郁金色的衣裙在风中飘扬；

如果它的幽静不因有轻柔的微语而加深。

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

44

尊敬的长者，饶恕这一对罪人吧。

今天春风猖狂地吹起旋舞，把尘土和枯叶都扫走了，你的功课也随着一起丢掉了。

师父，不要说生命是虚空。

因为我们和死亡订下一次和约，在一段温馨的时间中，我俩变成不朽。

即使是国王的军队凶猛地前来追捕，我们将忧愁地摇头说，弟兄们，你们扰乱了我们了。如果你们必须做这个吵闹的游戏，到别处去敲击你们的武器

吧。因为我们刚在这片刻飞逝的时光中变成不朽。

如果亲切的人们来把我们围起，我们将恭敬地向他们鞠躬说，这个荣幸使我们惭愧。在我们居住的无限天空之中，没有多少隙地。因为在春天繁花盛开，蜜蜂的忙碌的羽翼也彼此摩挤。只住着我们两个仙人的小天堂，是狭小得太可笑了。

45

对那些定要离开的客人们，求神帮他们快步，并且扫掉他们所有的足迹。

把舒服的、单纯的、亲近的微笑着一起抱在你的怀里。

今天是幻影的节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期。

让你的笑声只作为无意义的欢乐，像浪花上的闪光。

让你的生命像露珠在叶尖一样，在时间的边缘上轻轻跳舞。

在你的琴弦上弹出无定的暂时的音调吧。

46

你离开我自己走了。

我想我将为你忧伤，还将用金色的诗歌铸成你孤寂的形象，供养在我的心里。

但是，我的运气多坏，时间是短促的。

青春一年一年地消逝；春日是一时的；柔弱的花朵无意义地凋谢，聪明人警告我说，生命只是一颗荷叶上的露珠。

我可以不管这些，只凝望着背弃我的那个人么？这会是无益的，愚蠢的，因为时间是太短暂了。

那么，来吧，我的雨夜的脚步声；微笑吧，我的金色的秋天；来吧，无忧无虑的四月，散掷着你的亲吻。

你来吧，还有你，也有你！

我的情人们，你知道我们都是凡人。为一个取回她的心的人而心碎，是件聪明的事情么？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坐在屋角凝思，把我的世界中的你们都写在韵律里，是甜柔的。

把自己的忧伤抱紧，决不受人安慰，是英勇的。

但是一个新的面庞，在我们外偷窥，抬起眼来看我的眼睛。

我只能拭去眼泪，更改我歌曲的腔调。
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47

如果你要这样，我就停了歌唱。
如果它使你心震颤，我就把眼光从你脸上挪开。
如果使你在行走时忽然惊跃，我就躲开另走别路。

如果你编串花环时，使你烦乱，我就避开你寂寞的花园。

如果我使水花飞溅，我就不再你的河边划船。

48

把我从你甜柔的枷束中放出来吧，我爱，不要再斟上亲吻的酒。

香烟的浓雾窒塞了我的心。

开起门来，让晨光进入吧！

我消失在我里面，包缠在你爱抚的折痕之中。

把我从你的诱惑中放出来吧，把男子气概交还我，好让我把得到自由的心贡献给你。

49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抱紧在胸前。

我想以她的爱娇来填满我的怀抱，用亲吻来偷劫她的甜笑，用我的眼睛来吸饮她的深黑的一瞥。

呵，但是，它在哪里呢？谁能从天空滤出蔚蓝呢？我想去把握美；它躲开我，只有躯体留在我的手里。

失望而困乏地，我回来了。

躯体哪能触到那只有精神才能触到的花朵呢？

50

爱，我的心日夜想望和你相见——那像吞灭一切的死亡一样的会见。

像一阵风暴把我卷走，把我的一切都拿去；劈开我的睡眠抢走我的梦，剥夺了我的世界。

在这毁灭里，在精神的全部赤露里，让我们在美中合一吧。

我的空想是可怜的！除了在你里面，哪有这合一的希望呢？我的神？

51

那么唱完最后一支歌就让我们走吧。
当这夜过完就把这夜忘掉。
我想把谁紧抱在臂里呢？梦是永不会被捉住的。
我渴望的双手把“空虚”紧压在我心上，压碎了我的胸膛。

52

灯为什么熄了呢？
我用斗篷遮住它怕它被风吹灭，因此灯熄了。

花为什么谢了呢？
我的热恋的爱把它紧压在我的心上，因此花谢了。

泉为什么干了呢？
我盖起一道堤把它拦起给我使用，因此泉干了。

琴弦为什么断了呢？
我强弹一个它力不能胜的音节，因此琴弦断了。

53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不是来求乞的。

只为要消磨时光，我才来站在你院边的篱外。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没有从你园里采走一朵玫瑰，没有摘下一颗果子。

我谦卑地在任何生客都可站立的路边棚下，找个荫蔽。

我没有采走一朵玫瑰。

是的，我的脚疲乏了，骤雨又落了下来。

风在摇曳的竹林中呼叫。

云阵像败退似地跑过天空。

我的脚疲乏了。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或是你在门口等什么
人。

闪电昏眩了你看望的目光。

我怎能知道你会看到站在黑暗中的我呢？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

白日过尽，雨势暂停。

我离开你园畔的树荫和草地上的座位。

日光已暗；关上你的门户吧；我走我的路。

白日过尽了。

54

市集已过，你在夜晚急急地提着篮子要到哪里去呢？

他们都挑着担子回家去了；月亮从村树隙中下窥。

唤船的回声从深黑的水上传到远处野鸭睡眠的泽沼。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睡眠把她的手指按在大地的双眼上。

鸦巢已静，竹叶的微语也已沉默。

劳动的人们从田间归来，把席子展铺在院子里。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55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烈日当空。

当你走的时候，我已做完了工作，坐在凉台上。

不定的风吹来，含带着许多远野的香气。

鸽子在树荫中不停地叫唤，一只蜜蜂在我屋里
飞着，嗡出许多远野的消息。

村庄在午热中入睡了。路上无人。

树叶的声音时起时息。

我凝望天空，把一个我知道的人的名字织在蔚
蓝里，当村庄在午热中入睡的时候。

我忘记把头发编起。困倦的风在我颊上和它嬉
戏。

河水在荫岸下平静地流着。

懒散白云动也不动。

我忘了编起我的头发。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路上尘土灼热，田野在喘息。

鸽子在密叶中呼唤。
我独坐在凉台上，当你走的时候。

56

我是妇女中为平庸的日常家务而忙碌的一个。
你为什么把我挑选出来，把我从日常生活的凉
荫中带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的爱是神圣的。它像宝石般在隐
藏的心的朦胧里放光。在奇异的日光中，它显得可怜
地晦暗。

呵，你打碎我心的盖子，把我颤栗的爱情拖到空
旷的地方，把那阴暗的藏我心巢的一角永远破坏了。

别的女人和从前一样。

没有一个人窥探到自己的最深处，她们不知道
自己的秘密。

她们轻快地微笑，哭泣，谈话，工作。她们每天
到庙里去，点上她们的灯，还到河中取水。

我希望能从无遮拦的颤羞中把我的爱情救出，
但是你掉头不顾。

是的，你的前途是远大的，但是你把我的归路切

断了，让我在世界的无睫毛的眼睛日夜瞪视之下赤裸着。

57

我采了你的花，呵，世界！
我们它压在胸前，花刺伤了我。
日光渐暗，我发现花儿凋谢了，痛苦却存留着。

许多有香有色的花又将来到你这里，呵，世界！
但是我采花的时代过去了，黑夜悠悠，我没有了玫瑰，只有痛苦存留着。

58

有一天早晨，一个盲女来献给我一串盖在荷叶下的花环。
我们它挂在颈上，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我吻了它，说，“你和花朵一样地盲目。”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礼物是多么美丽。”

59

呵，女人，你不但是神的，而且是人的手工艺品；
他们永远从心里用美来打扮你。

诗人用比喻的金线替你织网，画家们给你的身形以永新的不朽。

海献上珍珠，矿献上金子，夏日的花园献上花朵
来装扮你，覆盖你，使你更加美妙。

人类心中的愿望，在你的青春上洒上光荣。

你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

60

在生命奔腾怒吼的中流，呵，石头雕成的“美”，
你冷静无言，独自超绝地站立着。

“伟大的时间”依恋地坐在你脚边低语说：

“说话吧，对我说话吧，我爱，说话吧，我的新娘！”

但是你的话被石头关住了，呵，“不动的美”！

61

安静吧，我的心，让别离的时间甜柔吧。

让它不是个死亡，而是圆满。

让爱恋融入记忆，痛苦融入诗歌吧。

让穿越天空的飞翔在巢上敛翼中终止。

让你双手的最后的接触，像夜中的花朵一样温
柔。

站住一会吧，呵，“美丽的结局”，用沉默说出最后的话语吧。

我向你鞠躬，举起我的灯来照亮你的归途。

62

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我去寻找我前生的爱。

她的房子是在冷静的街尾。

在晚风中，她爱养的孔雀在架上昏睡，鸽子在自己的角落里沉默着。

她把灯放在门边，站在我面前。

她抬起一双大眼望着我的脸，无言地问道：“你

好么，我的朋友？”

我想回答，但是我们的语言迷失而又忘却了。

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我们叫什么名字。

眼泪在她眼中闪光，她向我伸出右手。我握住她的手静默地站着。

我们的灯在晚风中颤摇着熄灭了。

63

行路人，你必须走么？

夜是静寂的，黑暗在树林上昏睡。

我们的凉台上灯火辉煌，繁花鲜美，青春的眼睛还清醒着。

你离开的时间到了么？

行路人，你必须走么？

我们不曾用恳求的手臂来抱住你的双足。

你的门开着。你的立在门外的马，也已上了鞍鞅。

如果我们想拦住你的去路，也只是用我们的歌曲。

如果我们曾想挽留你，也只是用我们的眼睛。
行路人，我们没有希望留住你，我们只有眼泪。

在你眼里发光的是什么样的不灭之火？
在你血管中奔流的是什么样的不宁的热力？
从黑暗中有什麼召唤在引动你？

你从天上的星星中，念到什么可怕的咒语，就是
黑夜沉默而异样地走进你心中时带来的那个密封的
秘密的消息？

如果你不喜欢那热闹的集会，如果你需要安静，
困乏的心呵，我们就吹灭灯火，停止琴声。

我们将在风叶声中静坐在黑暗里，倦乏的月亮
将在你窗上洒上苍白的光辉。

呵，行路人，是什么不眠的精灵从中夜的心中和
你接触了呢？

我在大路灼热的尘土上消磨了一天。

现在，在晚凉中我敲着一座小庙的门。这庙已经
荒废倒塌了。

一棵愁苦的菩提树，从破墙的裂缝里伸展出饥
饿的爪根。

从前曾有过路人到这里来洗疲乏的脚。

他们在新月的微光中在院里摊开席子，坐着谈论异地的风光。

早起他们精神恢复了，鸟声使他们欢悦，友爱的花儿在道边向他们点首。

但是当我来的时候没有灯在等待我。

只有残留的灯烟熏污的黑迹，像盲人的眼睛，从墙上瞪视着我。

萤虫在涸池边的草里闪烁，竹影在荒芜的小径上摇曳。

我在一天之末做了没有主人的客人。

在我面前的是漫漫的长夜，我疲倦了。

65

又是你呼唤我么？

夜来到了，困乏像爱的恳求用双臂围抱住我。

你叫我了么？

我已把整天的工夫给了你，残忍的主妇，你还定要掠夺我的夜晚么？

万事都有个终结，黑暗的静寂是个人独有的。
你的声音定要穿透黑暗来刺击我么？

难道你门前的夜晚没有音乐和睡眠么？

难道那羽翼不响的星辰，从来不攀登你的不仁
之塔的上空么？

难道你园中的花朵，永不在绵软的死亡中堕地
么？

你定要叫我么，你这不安静的人？

那就让爱的愁眼，徒然地因着盼望而流泪。

让灯盏在空屋里点着。

让渡船载那些困乏的工人回家。

我把梦想丢下，来奔赴你的召唤。

66

一个流浪的疯子在寻找点金石。他褐黄的头发
乱蓬蓬地蒙着尘土，身体瘦得像个影子。他双唇紧
闭，就像他的紧闭的心门。他的烧红的眼睛就像萤火
虫的灯亮在寻找他的爱侣。

无边的海在他面前怒吼。

喧哗的波浪，在不停地谈论那隐藏的珠宝，嘲笑那不懂得它们的意思的愚人。

也许现在他不再有希望了，但是他不肯休息，因为寻求变成他的生命——

就像海洋永远向天伸臂要求不可得到的东西

就像星辰绕着圈走，却要寻找一个永不能到达的目标——

在那寂寞的海边，那头发垢乱的疯子，也仍旧徘徊着寻找点金石。

有一天，一个村童走上来问。“告诉我，你腰上的那条金链是从哪里来的呢？”

疯子吓了一跳——那条本来是铁的链子真的变成金的了；这不是一场梦，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的。

他狂乱地敲着自己的前额——什么时候，呵，什么时候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得到成功了呢？

拾起小石去碰碰那条链子，然后不看看变化与否，又把它扔掉，这已成了习惯；就是这样，这疯子找到了又失掉了那块点金石。

太阳西沉，天空灿金。

疯子沿着自己的脚印走回，去寻找他失去的珍

宝。他气力尽消，身体弯曲，他的心像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萎垂在尘土里了。

67

虽然夜晚缓步走来，让一切歌声停息；
虽然你的伙伴都去休息而你也倦乏了；
虽然恐怖在黑暗中弥漫，天空的脸也被面纱遮起；

但是，鸟儿，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这不是林中树叶的阴影，这是大海涨溢，像一条深黑的龙蛇。

这不是盛开的茉莉花的跳舞，这是闪光的水沫。
呵，何处是阳光下的绿岸，何处是你的窝巢？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长夜躺在你的路边，黎明在朦胧的山后睡眠。
星辰屏息地数着时间，柔弱的月儿在夜中浮泛。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对于你，这里没有希望，没有恐怖。
这里没有消息，没有低语，没有呼唤。

这里没有家，没有休息的床。
这里只有你自己的一双羽翼和无路的天空。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68

没有人永远活着，兄弟，没有东西可以经久。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个旧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那条长的旅程。

一个单独的诗人，不必去唱一支旧歌。
花儿萎谢；但是戴花的人不必永远悲伤。
弟兄，把这个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必须有一段完全的停歇，好把“圆满”编进音乐。
生命向它的黄昏下落，为了沉浸于金影之中。
必须从游戏中把“爱”招回，去饮忧伤之酒，再去生于泪天。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忙去采花，怕被过路的风偷走。
去夺取稍纵即逝的接吻，使我们血液奔流双目发光。

我们的生命是热切的，愿望是强烈的，因为时间在敲着离别之钟。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没有时间去把握一事物，揉碎它又把它丢在地上。

时间急速地走过，把梦幻藏在裙底。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只有几天恋爱的工夫。

若是为工作和劳役，生命就变得无尽的漫长。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美对我们是甜柔的，因为她和我们生命的快速调子应节舞蹈。

知识对我们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永不会有时间去完成它。

一切都在永生的天上做完。但是大地的幻象的花朵，却被死亡保持得永远新鲜。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要追逐金鹿。

你也许会讪笑，我的朋友，但是我追求那逃避我

的幻象。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因为我要追逐金鹿。你到市场采买，满载着回家，但不知从何时何地一阵无家之风吹到我身上。

我心中无牵无挂；我把一切所有都撇在后面。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因为我在追逐金鹿。

70

我记得在童年时代，有一天我在水沟里漂一只纸船。

那是七月的一个阴湿的天，我独自快乐地嬉戏。我在沟里漂一只纸船。

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怒号，大雨倾注。

浑水像小河般流溢，把我的船冲没了。

我心里难过地想：这风暴是故意来破坏我的快乐的，它的一切恶意都是对着我的。

今天，七月的阴天是漫长的，我在默忆我生命中以我为失败者的一切游戏。

我抱怨命运，因为它屡次戏弄了我，当我忽然忆

起我的沉在沟里的纸船的时候。

71

白日未尽，河岸上的市集未散。

我只恐我的时间浪掷了，我的最后一文钱也丢掉了。

但是，没有，我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买卖做完了。

两边的手续费都收过了，该是我回家的时候了。

但是，看门的，你要你的辛苦钱么？

别怕，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风声宣布着风爆的威胁，西方低垂的云影预报着恶兆。

静默的河水在等候着狂风。

我怕被黑夜赶上，急忙过河。

呵，船夫，你要收费！

是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路边树下坐着一个乞丐。可怜呵，他含着羞怯的希望看着我的脸！

他以为我富足地携带着一天的利润。

是的，兄弟，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色愈深，路上静寂。萤火在草间闪烁。

谁以悄悄的蹑步在跟着我？

呵，我知道，你想掠夺我的一切获得。我必不使你失望！

因为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半到家。我两手空空。

你带着切望的眼睛，在门前等我，无眠而静默。

像一只羞怯的鸟，你满怀热爱地飞到我胸前。

哎，哎，我的神，我还有许多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用了几天的苦工，我盖起一座庙宇。这庙里没有门窗，墙壁是用层石厚厚地垒起的。

我忘掉一切，我躲避大千世界，我神注目夺地凝

视着我安放在龕里的偶像。

里面永远是黑夜，以香油的灯盏来照明。

不断的香烟，把我的心缭绕在沉重的螺旋里。

我彻夜不眠，用扭曲混乱的线条在墙上刻画出一些奇异的图形——生翼的马，人面的花，四肢像蛇的女人。

我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线之路，使鸟的歌声，叶的细语，或村镇的喧嚣得以进入。

在沉黑的仰顶上，唯一的声音是我礼赞的回响。

我的心思变得强烈而镇定，像一个尖尖的火焰。我的感官在狂欢中昏晕。

我不知时间如何度过，直到巨雷震劈了这座庙宇，一阵剧痛刺穿我的心。

灯火显得苍白而羞愧；墙上的刻画像是被锁住的梦，无意义地瞪视着，仿佛要躲藏起来。

我看着龕上的偶像，我看见它微笑了，和神的活生生的接触，它活了起来，被我囚禁的黑夜，展起翅来飞逝了。

无量的财富不是你的，我的耐心的微黑的尘土

母亲。

你操劳着来填满你孩子们的嘴，但是粮食是很少的。

你给我们的欢乐礼物，永远不是完全的。

你给我孩子们做的玩具，是不牢的。

你不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渴望，但是我能为此就背弃你么？

你的含着痛苦阴影的微笑，对我的眼睛是甜柔的。

你的永不满足的爱，对我的心是亲切的。

从你的胸乳里，你是以生命而不是以不朽来哺育我们，因此你的眼睛永远是警醒的。

你累年积代地用颜色和诗歌来工作，但是你的天堂还没有盖起，仅有天堂的愁苦的意味。

你的美的创造上蒙着泪雾。

我将把我的诗歌倾注入你无言的心里，把我的爱倾注入你的爱中。

我将用劳动来礼拜你。

我看见过你的温慈的面庞，我爱你的悲哀的尘土，大地母亲。

在世界的谒见堂里，一根朴素的草叶，和阳光与

夜半的星辰坐在同一条毡褥上。

我的诗歌，也这样地和云彩与森林的音乐，在世界的心中平分席次。

但是，你这富有的人，你的财富，在太阳的喜悦的金光和沉思的月亮的柔光，这种单纯的光彩里，却占不了一份。

包罗万象的天空的祝福，没有洒在它的上面。

等到死亡出现的时候，它就苍白枯萎，碎成尘土了。

75

夜半，那个自称的苦行人宣告说：“弃家求神的时候到了。呵，谁把我牵住在妄想里这么久呢？”

神低声说：“是我。”但是这个人的耳朵是塞住的。

他的妻了和吃奶的孩子一同躺着，安静地睡在床的那边。

这个人说：“什么人把我骗了这么久呢？”

声音又讲：“是神。”但是他听不见。

婴儿在梦中哭了，挨向他的母亲。

神命令说：“别走，傻子，不要离开你的家。”但是他还是听不见。

神叹息又委屈地说：“为什么我的仆人要把我丢下，而到处去找我呢？”

76

庙前的集会正在进行。从一早起就下雨，这一天快过尽了。

比一切群众的欢乐还光辉的，是一个花一文钱买到一个棕叶哨子的小女孩的光辉的微笑。

哨子的尖脆欢乐的声音，在一切笑语喧哗之上飘浮。

无尽的人流挤在一起，路上泥泞，河水在涨，雨在不停地下着，田地都没在水里。

比一切群众的烦恼更深的，是一个小男孩的烦恼——他连买那根带颜色的小棍的一文钱都没有。

他苦闷的眼睛望着那间小店，使得这整个人类的集会变成可悲悯的。

77

西乡来的工人和他的妻子正忙着替砖窖挖土。

他们的小女儿到河边的渡头上；她无休无息地擦洗锅盘。

她的小弟弟，光着头，赤裸着黧黑的涂满泥土的身躯，跟着她，听她的话，在高高的河岸上耐心地等着她。

她顶着满瓶的水，平稳地走回家去，左手提着发亮的铜壶，右手拉着那个孩子——她是妈妈的小丫头，繁重的家务使她变得严肃了。

有一天我看见那赤裸的孩子伸着腿坐着。

他姐姐坐在水里，用一把土在转来转去地擦洗一把水壶。

一只毛茸茸的小羊，在河岸上吃草。

它走近这孩子身边，忽然大叫了一声，孩子吓得哭喊起来。

他姐姐放下水壶跑上岸来。

她一只手抱起弟弟，一只手抱起小羊，把她的爱抚分成两半，人类和动物的后代在慈爱的连结中合一了。

在五月天里。闷热的正午仿佛无尽地悠长。干地在灼热中渴得张着口。

当我听到河边有个声音叫道：“来吧，我的宝贝！”

我合上书开窗外视。

我看见一只皮毛上尽是泥土的大水牛，眼光沉着地站在河边；一个小伙子站在没膝的水里，在叫它去洗澡。

我高兴而微笑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甜柔的接触。

79

我常常思索，人和动物之间没有语言，他们心中互相认识的界线在哪里。

在远古创世的清晨，通过哪一条太初乐园的单纯的小径，他们的心曾彼此访问过。

他们的亲属关系早被忘却，他们不变的足印的符号并没有消灭。

可是忽然在些无言的音乐中，那模糊的记忆清醒起来，动物用温柔的信任注视着人的脸，人也用嘻笑的感情下望着它的眼睛。

好像两个朋友戴着面具相逢，在伪装下彼此模糊地互认着。

80

用一转的秋波，你能从诗人的琴弦上夺去一切

诗歌的财富，美妙的女人！

但是你不愿听他们的赞扬，因此我来颂赞你。

你能使世界上最骄傲的头在你脚前俯伏。

但是你愿意崇拜的是你所爱的没有名望的人们，因此我崇拜你。

你的完美的双臂的接触，能在帝王的荣光上加上光荣。

但你却用你的手臂去扫除尘土，使你微贱的家庭整洁，因此我心中充满了钦敬。

81

你为什么这样低声地对我耳语，呵，“死亡”，我的“死亡”？

当花儿晚谢，牛儿归棚，你偷偷地走到我身边，说出我不了解的话语。

难道你必须用昏沉的微语和冰冷的接吻来向我求爱，来赢得我心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我们的婚礼不会有铺张的仪式么？

在你褐黄的卷发上不系上花串么？

在你前面没有举旗的人么？你也没有通红的火炬，使黑夜像着火一样明亮么，呵，“死亡”，我的

“死亡”？

你吹着法螺来吧，在无眠之夜来吧。

给我穿上红衣，紧握我的手把我娶走吧。

让你的驾着急躁嘶叫的马的车辇，准备好等在我门前吧。

揭开我的面纱骄傲地看我的脸吧，呵，“死亡”，我的“死亡”。

82

我们今夜要做“死亡”的游戏，我的新娘和我。
夜是深黑的，空中的云霾是翻腾的，波涛在海里咆哮。

我们离开梦的床榻，推门出去，我的新娘和我。
我们坐在秋千上，狂风从后面猛烈地推送我们。
我的新娘吓得又惊又喜，她颤抖着紧靠在我的胸前。

许多日子我温存伏侍她。

我替她铺一个花床，我关上门不让强烈的光射在她眼上。

我轻轻地吻她的嘴唇，软软地在她耳边低语，直到她困倦得半入昏睡。

她消失在模糊的无边甜柔的云雾之中。

我摩抚她，她没有反映；我的歌唱也不能把她唤醒。

今夜，风暴的召唤从旷野来到。

我的新娘颤抖着站起，她牵着我的手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在风中飞扬，她的面纱飘动，她的花环在胸前悉悉作响。

死亡的推送把她摇晃活了。

我们面面相看，心心相印，我的新娘和我。

83

她住在玉米地边的山畔，靠近那股嘻笑着流经古树的庄严的阴影的清泉。女人们提罐到这里来装水，过客们在这里谈话休息。她每天随着潺潺的泉韵工作幻想。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从云中的山上下来；她的头发像醉蛇一样的纷乱。我们惊奇地问：“你是谁？”他不回答，只坐在喧闹的水边，沉默地望着她的茅屋。我们吓得心跳。到了夜里，我们都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女人们到杉树下的泉边取水，她们发现她茅屋的门开着，但是，她的声音没有了，她的微笑的脸哪里去了呢？

空罐立在地上，她屋角的灯，油尽火灭了。没有人晓得在黎明以前她跑到哪里去了——那个陌生人也不见了。

到了五月，阳光渐强，冰雪化尽，我们坐在泉边哭泣。我们心里想：“她去的地方有泉水么，在这炎热焦渴的天气中，她能到哪里去取水呢？”我们惶恐地对问：“在我们住的山外还有地方么？”

夏天的夜里，微风从南方吹来；我坐在她的空屋里，没有点上的灯仍在那里立着。忽然间那座山峰，像帘幕拉开一样从我眼前消失了。“呵，那是她来了。你好么，我的孩子？你快乐么？在无遮的天空下，你有个荫凉的地方么？可怜呵，我们的泉水不在这里供你解渴。”

“那边还是那个天空，”她说，“只是不受屏山的遮隔，——也还是那股流泉长成江河，——也还是那片土地伸广变成平原。”“一切都有了，”我叹息说，“只有我们不在。”她含愁地笑着说：“你们是在我的心里。”我醒起听见泉流潺潺，杉树的叶子在夜中沙沙地响着。

黄绿的稻田上掠过秋云的阴影，后面是狂追的

太阳。

蜜蜂被光明所陶醉，忘了吸蜜，只痴呆地飞翔嗡唱。

河里岛上的鸭群，无缘无故地欢乐地吵闹。

我们都不回家吧，兄弟们，今天早晨我们都不去工作。

让我们以狂风暴雨之势占领青天，让我们飞奔着抢夺空间吧。

笑声飘浮在空气上，像洪水上的泡沫。

弟兄们，让我们把清晨浪费在无用的歌曲上面吧。

85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我不能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从天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片金影。

开起门来四望吧。

从你的群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

在你心的欢乐里，愿你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把它快乐的声音，传过一百年的时间。

（刊于《泰戈尔作品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 4 月出版。）

《流失的金钱》

〔印度〕泰戈尔著

1

在他父亲死后，贝德亚那德就靠着遗留给他的政府公债，安居了下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工作做。他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把树枝砍下来，十分耐心和精巧地把它磨成手杖。街坊的孩子们和青年人都是准备得到这些手杖的人，他的手杖从来没有供过于求的时候。

受到了丰收之神的祝福，贝德亚那德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到了结婚的年龄便结了婚的女孩。

但是他的妻子散达利对于自己的命运却是不满，因为她丈夫的财源不像他们对街的堂兄弟们那么兴旺。她觉得老天在分配上真是不必要地存在着

缺陷，比方说她不能在房里摆出同样的金光闪闪的器皿，也不能像她街坊那样，目中无人地歪着鼻子。

自己家的情况给她无穷的烦恼，那些东西不但不合适而且十分丢人。她的床架，她准知道，连拿去抬个死尸也不够体面。那七代无亲的小蝙蝠也不愿接受邀请住到这所破烂的房子里来；谈到家具，咳，连最冷漠的苦行者看到了也会落下眼泪。懦弱的男性是没有办法来反驳这些形容过甚的言词的，所以贝德亚那德只好退到他的走廊上去，加倍用力地去磨他的手杖。

但是沉默的壁垒不是最有效的自卫工具。有的时候他正在工作，他妻子突然进来了，眼睛望着别处，说：“请你告诉送牛奶的把牛奶停了吧。”

贝德亚那德在吓得不敢说话之后，也许勉强嚅嚅出：“牛奶么？停了供给，你们怎么过呢？孩子们喝什么呢？”

他的妻子就会回答说：“米汤。”

有的时候她会用相反的进攻方法，忽然跑进屋来，宣告说：“我干不下去啦，你管你自己的家吧。”

贝德亚那德就毫无办法地咕哝说：“你要我做什么？”

他的妻子就会回答：“这一个月由你出去买东西。”然后就开出一张足够一群贪吃爱喝的人大摆筵

席的单子来。

如果贝德亚那德敢于鼓起勇气来问：“怎么会需要那么多呢？”他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要是让孩子们都饿死当然就便宜得多了，还有我，也是饿死了好。”

2

有一天早饭以后，贝德亚那德独自坐着，准备着风筝上用的绳子，他看见一个会点铁成金的托钵僧。他心头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发财的最省力最可靠的机会。他把这个托钵僧领到家里。当这位客人同意把点金术传给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聪明感到十分得意。

在吞下多得惊人的饭食和贝德亚那德父亲的不少遗产之后，这位苦行者终于让贝德亚那德和他的妻子有了明天就会实现他们梦想的希望。

这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丈夫和妻子，万分豪奢地开始建造起空中的黄金楼阁，还仔细讨论着建筑的式样。那天晚上他们夫妇之间异常和美，虽然有些意见分歧，但他们彼此也情愿在计划上作些让步。

第二天这位魔术师神秘地不见了。他们生活气氛中的金雾也跟着消逝了。阳光也显得暗淡了。房子和家具对于主妇说来，比从前更加上四倍地丢人。

从那时起，即或贝德亚那德硬着头皮在极其细小的家务事上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妻子就用使他生畏的讽刺话来教训他，叫他提防着不要把浪费得所剩无几的一点心力消耗光了。

同时，每逢有看手相的人走过，散达利就请他们替她看手相和算命。他们告诉她在子嗣上她是有福的，她会儿女满堂。但是家里人口增加的展望，并没有使她心里高兴。

最后，有一天，一个星相家来说，如果在一年以内她的丈夫得不到一笔宝藏的话，他就丢下算命的行业去讨饭了。他说得那么斩钉截铁，散达利对于他的预言没有丝毫疑惑。

世上有些公认的生财之道，比如务农、做官、经商以及那些合法和不合法的职业。但是这些都不能指出宝藏的方向。因此他的妻子越催逼他，他就越窘困得不能决定应该去挖掘哪一个小丘，或是雇一个潜水的人去打捞河床里的哪一个地点。

这时杜尔枷大祭节快到了。一个星期以前，许多船只满载着带着货物回家的客人们，停在村庄的渡头上：箩筐里盛满了蔬菜，铅铁箱里装满了新鞋、雨伞和送给小孩子的衣服、香和肥皂、新出的故事书和送给妻子的香膏。

秋天的阳光以节日的狂欢普照着无云的天空，

丰熟的稻田在阳光下闪亮，雨水洗过的柳叶在清凉的微风中摇摆。

孩子们很早就起来了，到邻家院子里去看塑造神像。到了吃饭的时候，女佣人就来把他们拖走。这时贝德亚那德正在那儿感伤，在四邻欢腾之中，他自己的生涯却是这样地潦倒。他从佣人手里把孩子拉到身边，问大孩子：“好吧，欧布，告诉我这次过节你要什么礼物？”

欧布毫不迟疑地回答：“给我一只小船吧，父亲！”

小的孩子，不肯落到哥哥的后面，也说：“呀，父亲，也给我一只小船吧！”

3

这时候，散达利的叔叔从贝拿勒斯到她家里来了，他在贝拿勒斯当律师，散达利常费很多时间跑去看他。

最后，有一天，她对丈夫说：“喂，你一定要到贝拿勒斯去。”

贝德亚那德立刻想到这一定是他的妻子听了算命的预言说他死期已近，希望他死在圣地，好得到一个比较幸运的来生。

后来他才听到她说在贝拿勒斯有一所房子，据说里面藏着财宝。不用说，他是命中注定要去买那房子，取得财宝的。

贝德亚那德突然不顾一切地拚命要独立自主，他说：“老天爷，我不能到贝拿勒斯去。”

两天过去了，这两天里，贝德亚那德忙着做那两只小船。他插上桅杆，拴上船帆，挂上一面小红旗，再安上舵和桨，齐全到连船夫和乘客也没有忘掉。就是在这个摩登时代，也很难找到一个会高傲到看不起这么一件礼物的孩子。当节日的前夜贝德亚那德把这两只小船给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简直高兴得发疯。

听到孩子们笑嚷的声音，散达利跑进来了，一看到这些礼物，她就心头火起，一把抢过这玩意儿来丢到窗外去。

小的孩子开始失望地哭叫，他母亲打了他响响的一个耳光，说：“不要傻叫。”

大的孩子看到父亲难过的面容，忘记了自己的失望，装出快活的样子说：“不要紧的，父亲，明天我一起床就出去捡去。”

第二天贝德亚那德同意到贝拿勒斯去。他把孩子们抱在怀里，同他们亲吻道别，离家去了。

4

在贝拿勒斯的这所房子里是属于他妻子的叔叔的一个诉讼委托人的，也许就为这缘故，房价很贵。贝德亚那德买了下来，自己住进去。这房子就在河边上，河水冲击着墙脚。

在夜里，贝德亚那德开始有一种胆怯的感觉，拉起被单蒙着头也睡不着。夜深入静之际，他忽然惊恐地听到哪里有丁丁当当的声音。声音很小，却很清晰——仿佛是财神的司库在黄泉之下数着金币似的。

贝德亚那德恐惧起来了，恐惧里却掺和着好奇心和成功的希望。他用颤抖的手端起灯来从这屋走到那屋，整夜侦察这声音的来源，直到早晨到来，这声音才混杂在市嚣之中，听不见了。

第二天的半夜又听到这声音了，贝德亚那德就像一个沙漠中的旅客，只听见水响却不知响声从哪个方向来，他犹豫地不敢乱走一步，唯恐走错了路离泉水更远了。

许多天都在烦虑的状态中度过，直到他素日宁静自得的脸，起了憔悴的皱纹。他双目深陷，带着贪婪的神气，发着像中午烈日下沙漠地上灼热的沙子发出来的闪光。

最后，他在一个夜里想出了一条高见，他把所有的房门都上了锁，用铁撬敲击每间房子的地板。有一间小屋的地板下，发出了空洞的声音。他开始挖掘。当他挖好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从挖开的口子里望进去，贝德亚那德看到下面是一间小屋子，但里面是漆黑黑的，他不敢跳到这不可知的地方去。他把床铺放在洞口上，躺了下去。早晨来了。这一天，在白天也能听到这声音了。他念诵着杜尔伽的神号，把床从洞口拖开，流溅的水声和金属的丁当声变得更清晰了。他恐怖地从洞孔中望到黑暗里去，看到这屋里充满了流动的水，他用棍子探测了一下，发现它只有一两尺深。他拿着一盒火柴和一盏灯，不费劲地跳进这矮浅的屋里去。但是由于怕自己的希望会在一瞬间成为泡影，他的手颤抖起来，几乎点不上灯了。差不多把整盒火柴都划尽了他才把灯点上。

灯光下他看见一只大铜罐拴在一条大铁链上。河水涌进的时候，这铁链不住地碰在墙上发出他所听到的金属的响声。

贝德亚那德急急地蹚着水，向着铜罐走去，但发觉里面是空的。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双手把铜罐举起狂暴地摇着。他又把它倒过来，但也没有结果。他看到罐

口破了，似乎从前是封住的，有人把它敲开了。

贝德亚那德开始在水里摸索。有件东西碰着他的手，拿起看时，却是一具头骨。他把它举到耳边，使劲地摇着，但这也是空的。他把它扔下了。

他看见这屋子靠水的那边墙壁破裂了，河水从缺口里进来，他准知道这一定是那位运气比他好的先来者把它打开的。

最后，失掉了一切的希望，他吁出一声长叹，这一声叹息似乎夹杂着无数从永远失败的地狱里发出的绝望的叹息。

他浑身涂满了污泥，爬到屋子里边去。这个充满着扰攘的人类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像是一只破罐，拴在无意义的命运链子上。

再去收拾东西，买车票，上火车，回到家里，去跟他妻子拌嘴，去忍受那受气的日子，这一切对于他都仿佛是极端的不合理。他恨不得滚下水去，像倒塌的河岸滚到河流里一样。

但是他还是收拾了东西，买了车票，上了火车，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回家了。

进门以后，他像一个昏迷的人似的呆坐在院子里，不敢走进屋里去。那个老女仆头一个看到了他，在她的惊叫之下，孩子们欢呼着跑来看他，然后他的妻就叫他。

贝德亚那德像从睡梦中惊起，他又回到原先的生活中来了。带着愁容和苦笑，他拉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进到屋里。灯刚刚点上，虽然天还没有黑，却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安静得好像黑夜已经来到了。

贝德亚那德静默了一会，才用轻柔的声音问他的妻子：“你好么？”

他的妻子并不答理，只问他：“怎么样了？”

贝德亚那德没有说话，只拍着自己前额。这时候散达利的脸变得冷酷了。孩子们看到了不幸的阴影，悄悄地溜出去，跑到女仆那里求她给讲故事。

夜来到了，但是丈夫和妻子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家里的整个气氛似乎和静默一同悸动着。散达利的嘴唇紧闭着，像守财奴的钱袋一样。她站了起来，撇下她的丈夫，慢慢地走进她的屋里，把门锁上了。贝德亚那德静默地站在门外，外面传来路过的更夫的呼声。疲倦的人世沉浸在昏昏的睡梦之中了。

夜深的时候，大的孩子从梦中醒来，爬下床来走到廊上低声地叫：“父亲。”

但是他父亲不在那里。他又到他父母的紧闭的卧室门外，稍微提高一点声音叫“父亲”，但也没有回答。在恐怖中他又回到床上去。

第二天清早，那个女仆照例准备好主人的烟叶，

但到处去找他，都找不见他了。

（刊于《泰戈尔作品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 4 月出版。）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

过去两年来，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的、日本人民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报道中，不断地出现着我所熟悉所知道的日本女作家们的名字。在她们的作品里，演讲里，朗诵诗里，我都能想象出她们站在演讲台上，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或是坐在案前，怒火如焚，走笔如飞的神情体态。这时候，我恨不能伸出手去隔着海洋紧紧地握住她们的手，来表达出中国人民和我自己、对于她们所热烈参加的日本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的无限的同情和敬意！

我终于在今年三月底的东京之行，得到了和她们重见和深谈的机会，这一段回忆，永远是那么强烈而温暖，它给我以快乐，也给我以鼓舞，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队伍里，有这么多的日本的坚强的勇敢的妇女作家参加，对于作家自己，和日

本民族以及世界人民都带来极其光明的前景！

在我执笔之顷，首先涌上我的脑海的，是三宅艳子，她是我到东京后所拜访的第一个女作家，虽然我们在飞机场和日本作家的欢迎会上，都已经见了面。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塔什干的亚非作家会议上结识了她的，我们还一同参观访问了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撒马汗等城，但是这次重逢，她在我的意识中，已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而且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了。

这一天，东京下着春雪，门外寒气逼人，三宅艳子的客室里却是温暖如春，象征着主人待客的热情。她在挂着美丽的油画、生着熊熊的炉火的客室里，不住地忙着给我们端茶送果，还给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位女音乐家兼诗人，反对“安全条约”的积极参加者，由起繁子。我们谈的很热烈，也很拉杂，从亚非作家会议，到去年的反对“安全条约”的伟大斗争，谈到日本也谈到中国。她们都表示想到中国看看。尤其是三宅艳子，她走过欧洲不少地方，但是没有到过中国，她说：“在我们的反美爱国斗争中，每次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和作家团体给我们打来的支持鼓舞的电报，我总觉得我们是这样地亲近，我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到我们的战友家里去走走呢。”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过之后，她陪我们游了琵

琶湖，在湖边的石山寺里，在我们观赏盛开的八重樱的时候，她忽然从后面笑嘻嘻地拉我一把，拿出一张签来给我看，她说：“我是从来不抽签的，今天兴之所至，在这寺的大殿里抽了一张，你看是不是恰合了我的心愿？”我接过签来看时，上面是：

“第九十番大吉”签词是

一信向天飞
秦川舟自归
前途成好事
应得贵人推

我望着她的清秀的热情横溢的脸，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今日的战斗友谊，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不能斩断的！从文字上来说，这张签，不必经过翻译，我们是都能了解的，从心情上来说，似乎连这一段文字都不必要了！

我们从外地访问回来，又在她家里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这次的陪客里，除了由起繁子之外，还有池田幸子，这是一位健硕坦爽，经常到东京和大阪的贫民窟里体验生活的女作家。她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谈东京贫民住地的悲惨情况：那里的失业的贫民有一万人左右，通常是八个人睡在六张席的小屋里，拥

挤污秽，贫病交逼。那里的警察也特别多！去年那里的贫民曾为反对“加强警察”而自发的聚众捣毁了警察署。她愤慨地说：“政府就是这样地只顾加强镇压，而不关心改善生活的，叫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三宅艳子一面忙着给我们烧着香气喷溢的牛肉，一面静静的微笑地听着，有时也参加一两句。这位外貌沉静腼腆，内心火热的女作家，也可以从她酒量上看得出来，她款待我们的醇美的青梅酒，是她自己酿制的。在我们辞别会上，女作家里面，只有她能够把我们强冽的茅台酒，一口饮干！

深尾须磨子，是我十五年前的旧交，首次见面，她就送给我一朵鲜红的玫瑰。在亚非作家会议的妇女代表和日本保卫人权妇女团体的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她。她跑过来和我紧紧地握手。我告诉她，她在去年六月十九日午夜大雨中，对三万包围国会的示威群众所朗诵的那首长诗里面的：

现在下的雨

好似正为日本的命运忧伤着。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这正义的斗争

祖国就不会灭亡！

坚持下去吧，坚持到最后！

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力量，

帝国主义的墙壁就会被我们击碎。

使我受到怎样的感动的时候，她眼里闪出欢喜激动的光。她跪坐在我的垫子后面，紧紧捏住我的肩膀，说：“谢谢你，谢谢中国人民！我们知道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有勇气！我又正在写一首长诗，是准备在另外的集会上朗诵的。以后寄给你看……”说着又匆匆地回到她的座位上去。

她在座上发言了。她的眼光是那样的严峻，那样地激烈，她用最清朗热情的声音说：“我已经参加了以工人为中心的爱国反美运动，作为文化工作者，我已经把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交给这个运动，我要坚持到底，决不向困难低头！”这声音至今还在我耳中回旋激荡，我相信，只要日本的文艺工作者和日本人民一起“坚持这正义的斗争”，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他们的。

在离开日本的前两天，我们拜访了七十七岁的前辈女作家，野上弥生子。一九五七年她到我国延安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她还到我家里吃过茶。听说她近来身体不大好，会议期间一直没有见到她。

她住在东京郊区成城的一条幽静的街上，我们进入树木成荫的庭院，在房门口敲起挂着的小钟。主

人从客室里出来，紧紧拉着我的手，逼近地端详我的脸，喜笑地说：“欢迎你！我的眼睛不好，三步外就看不见人。劳你远道而来，我真是不过意！”她的声音是那么清朗，我就想到仅仅是去年五月十七日，她在要求废除“安全条约”和岸内阁总辞职的国民集会上，还登上讲台，慷慨地宣称：“我是以无法抑制的兴奋的心情来参加大会的，我想提一张请愿书来表达我这种心情。我也能够和各位年轻的同胞一起走到大会去。”这位已有五十余年写作历史的老作家，就是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来战胜她的病弱的身躯的！

她以家人般亲切的情意，和我们款款地谈着文学创作问题。她恳切地说：“我以为中国应当有几个描写万里长征的电影，好让青年人知道革命缔造的艰难。年轻人需要教育，他们决不可忘掉过去……人家批评中国文学作品政治意味太浓厚，我就不同意。依我看，文学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在教育青年的意义上，日本作家应当向中国作家学习。”

提到她到延安的访问，她立刻欢悦了起来，她感谢中国主人对她从北京到延安一段旅程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与款待，她抑制不住延安的印象对于她的启发和激动。她给我们看了她在延安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口和其他各处所摄的照片。她还极其殷勤地说：“下次中国作家来了，一定要分住在日本朋友的家

里。我现在一个人住着很寂寞——我的儿媳住在我对面的房子里，我真想把你留下同住些时，你的家人会不会同意呢？”当我笑着回答还是她再到中国去住些时更好的时候，她爽朗地笑了：“我对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我健在的日月里，一定要重访中国的。”

老作家的精力是惊人的，她的眼力不好，但每天还坚持写作三小时。她现在正在写着丰臣秀吉时代茶道名人千利休的事迹。我们一面用茶点，一面畅谈，时间已经近午，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告辞了出来，她也恋恋不舍地扶着儿媳一直送到大门以外。她微笑着说：“告诉惦记我的中国老朋友们，我是病弱地活着，但是我会坚持下去的。”

这里，我应该提到一位精于活跃的女作家松冈洋子。我没有去拜访她，我同她说过：“我没有法子到你家去拜访，因为你整天呆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办公室里！”她也爽朗地大笑起来。她是去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之一员，去年在中国，今年在日本，我们混得很熟。在我们谈得很热烈的时候，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同她讲中国话，我自己好笑，她也好笑，但都觉得这是一种衷心亲切的表现。她就像我们的家人姐妹，常常在深夜或是清晨来到我们的住处，谈些会务也谈些思想问题。她说：“在中国，我学到

许多极好的名词，比方说‘反面教员’……”在我们离开东京之前，她终于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会到她的母亲，她的姐妹。我们谈到东京会议对于日本作家的良好影响，谈到将来的工作，同时也敦劝她在紧张的工作中要注意休息，她的一家人还为此而感谢我们，我们度过了一个极其温暖的夜晚。在我们动身回国的时候，在羽田机场上，我握着她的手，问：“在中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替你效劳的？”她立刻说：“没有别的，请你给我寄一本英译的毛主席著作《矛盾论》，我想好好地学习一下。”这位优秀的评论家，是在多么严肃地考虑问题呵！

芦田高子，是我们在金泽会到的一位写短歌的女诗人。其实我在内滩农民对美军打靶场斗争的明信片后面，早已看到她写的短歌和她的名字了。这位健硕爽朗，热情洋溢的诗人，陪我们到内滩去访问，一路上给我们介绍内滩妇女斗争的英勇事迹，谈得滔滔不绝。她是金泽人，内滩人民特别是妇女们的反美爱国的斗争，使她受了极大的感动，她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以她的短歌像匕首一般地做她自己斗争的武器，支持鼓舞着斗争的群众。我们离开金泽的前夕，她主持一个业余作家的座谈会，同我们谈文学创作问题直到深夜，第二天还到车站来送行。我们紧紧地握手不舍，从她热烘烘的，不断地写短歌的右手

里，我感到英勇的内滩人民的力量。

我所会到的日本女作家，还有好几位，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见到的有工人出身的女诗人松田解子；我的老朋友佐多稻子；《火凤凰》的作者中本高子，以后在东京、在镰仓我们还有过几次很深切的谈话；《二十四只眼睛》的作者壶井荣，久病初愈，也终于来到了我们离开日本之前的辞别会。我们中间的谈话都是兴奋而热烈的，我对于日本作家坚强地参加日本人民反美爱国的斗争，表示衷心的敬佩。她们对于中国人民和作家对于日本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无限的感谢。谈到深切的地方，彼此眼里都有泪痕，但是我们的眼泪是乐观的，快乐的眼泪，敌忾同仇的战斗友谊，使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年轻的作家有吉佐和子，是我们在开会前夕的欢迎酒会上就见到的。她一直以最恳挚的态度，表示想到中国来看看。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候，她正在美国，但是她说就在那时候引起了她的爱国的民族的激感。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们在镰仓的一所幽静的别墅里的五小时的谈话。巨扇的玻璃门外下着很大的春雨，落花满地，浓绿的枝叶上滴沥着沉重的雨声……她谈到她的短篇小说《半醉》——是描写原子弹受害者的故事的——的时候，她的眼泪涌上来了。她说：“美国人尽管在广岛盖了许多房

子，也抹不掉日本人民心上的创痕，日本人民是永远忘不了这件事的！”

这篇文章应该结束了，我心里的话和忆起的事实都是写不完的。在一片兴奋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三岛一先生的话，在我们建国十周年庆祝的第二天，他邀我到北京饭店去喝茶，他笑着说：“你们中国放焰火的法子和日本不一样，是一排一排地放的，照耀得大地通明！我脑中的光明的印象，强烈得使我睡不着觉！”日本的女作家们，对于我，也像一排一排地放上天去的焰火。在我脑中留下的印象是那么灿烂，那么多彩，她们在作品中所放出的光芒，就是她们从和人民结合中所取得的火雨般的压抑不住的力量。

我们的战斗友谊是永存的！

隔着盈盈一水的东海，我再度向她们致敬！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61年5月号。）

樱 花 赞

樱花是日本的骄傲。到日本去的人，未到之前，首先要想起樱花；到了之后，首先要谈到樱花。你若是在夏秋之间到达的，日本朋友们会很惋惜地说：“你错过了樱花季节了！”你若是冬天到达的，他们会挽留你说：“多呆些日子，等看过樱花再走吧！”总而言之，樱花和“瑞雪灵峰”的富士山一样，成了日本的象征。

我看樱花，往少里说，也有几十次了。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看，上野公园看，千鸟渊看……；在京都看，奈良看……；雨里看，雾中看，月下看……日本到处都有樱花，有的是几百棵花树拥在一起，有的是一两棵花树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弥漫的樱花气息里！

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樱花一共有三百多种，最多的是山樱、吉野樱和八重樱。山樱和吉野樱不像桃

花那样地白中透红，也不像梨花那样地白中透绿，它是莲灰色的。八重樱就丰满红润一些，近乎北京城里春天的海棠。此外还有浅黄色的郁金樱，花枝低垂的枝垂樱，“春分”时节最早开花的彼岸樱，花瓣多到三百余片的菊樱……掩映重迭、争妍斗艳。清代诗人黄遵宪的樱花歌中有：

.....

墨江泼绿水微波
万花掩映江之沱
倾城看花奈花何
人人同唱樱花歌

.....

花光照海影如潮
游侠聚作萃渊薮

.....

十日之游举国狂
岁岁欢虞朝复暮

.....

这首歌写尽了日本人春天看樱花的举国若狂的胜况。“十日之游”是短促的，连阴之后，春阳暴暖，樱花就漫山遍地的开了起来，一阵风雨，就又迅速地

凋谢了，漫山遍地又是一片落英！日本的文人因此写出许多“人生短促”的凄凉感喟的诗歌，据说樱花的特点也在“早开早落”上面。

也许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对于樱花的联想，不是那么灰黯。虽然我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第一次看樱花的时候，墓地里尽些些阴郁的低头扫墓的人，间以喝多了酒引吭悲歌的醉客，当我穿过圆穹似的莲灰色的繁花覆盖的甬道的时候，也曾使我起了一阵低沉的感觉。

今年春天我到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到处都看了樱花，在东京，大阪，京都，箱根，镰仓……但是四月十三日我在金泽萝香山上所看到的樱花，却是我所看过的最璀璨、最庄严的华光四射的樱花！

四月十二日，下着大雨，我们到离金泽市不远的内滩渔村去访问。路上偶然听说明天是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人罢工的日子。金泽市有十二家出租汽车公司，有汽车二百五十辆，雇用着几百名的司机和工人。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已经进行过五次罢工了，还没有达到目的，明天的罢工将是第六次。

那个下午，我们在大雨的海滩上和内滩农民的家里，听到了许多工农群众为反对美军侵占农田作打靶场，奋起斗争终于胜利的种种可泣可歌的事迹。

晚上又参加了一个情况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大家都兴奋得睡不好觉，第二天早起，匆匆地整装出发，我根本就把今天汽车司机罢工的事情，忘在九霄云外了。

早晨八点四十分，我们从旅馆出来，十一辆汽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我们分别上了车，徐徐地沿着山路，曲折而下。天气晴朗，和煦的东风吹着，灿烂的阳光晃着我们的眼睛……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今天不是汽车司机们罢工的日子么？他们罢工的时间不是从早晨八时开始么？为着送我们上车，不是耽误了他们的罢工时刻么？我连忙向前面和司机同坐的日本朋友询问究竟。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微微地笑说：“为着要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昨夜开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罢工时间改为从早晨九点开始了！”我正激动着要说一两句道谢的话的时候，那位端详稳静、目光注视着前面的司机，稍稍地侧着头，谦和地说：“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呵！”

我的心猛然地跳了一下，像点着的焰火一样，从心灵深处喷出了感激的漫天灿烂的火花……

清晨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车辆，只有我们这十一辆汽车，沙沙地飞驰。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

堆堆，一层层，好像云海似地，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像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凌驾着骀荡的东风，两舷溅起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

下了山，到了市中心，街上仍没有看到其他的行驶的车辆，只看到街旁许多的汽车行里，大门敞开着，门内排列着大小的汽车，门口插着大面的红旗，汽车工人们整齐地站在门边，微笑着目送我们这一行车辆走过。

到了车站，我们下了车，以满腔沸腾的热情紧紧地握着司机们的手，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并祝他们斗争的胜利。

热烈的惜别场面过去了，火车开了好久，窗前拂过的是连绵的雪山和奔流的春水，但是我的眼前仍旧辉映着这一片我所从未见过的奇丽的樱花！

我回过头来，问着同行的日本朋友：“樱花不消说是美丽的，但是从日本人看来，到底樱花美在哪里？”他搔了搔头，笑着说：“世界上没有不美的花朵……至于对某一种花的喜爱，却是由于各人心中的感触。日本文人从美而易落的樱花里，感到人生的短暂，武士们就联想到捐躯的壮烈。至于一般人民，他们喜欢樱花，就是因为它在凄厉的冬天之后，首先给

人民带来了兴奋喜乐的春天的消息。在日本，樱花就是多！山上、水边、街旁、院里，到处都是。积雪还没有消融，冬服还没有去身，幽暗的房间里还是春寒料峭，只要远远地一丝东风吹来，天上露出了阳光，这樱花就漫山遍地的开起！不管是山樱也好，吉野樱也好，八重樱也好……向它旁边的日本三岛上的人民，报告了春天的振奋蓬勃的消息。”

这番话，给我讲明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樱花开遍了蓬莱三岛，是日本人民自己的花，它永远给日本人民以春天的兴奋与鼓舞；一个是：看花人的心理活动，形成了对于某些花卉的特别喜爱。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地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让友谊的轻舟，激箭似地，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

深夜回忆，暖意盈怀，欣然提笔作樱花赞。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6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谈 虎

年轻的爸爸妈妈带明明去看电影，这是一本美术动画片，叫做《一只鞋》。影片里先出来一对十分慈蔼可爱的老公公、老婆婆。老婆婆上山去替人家接生，人家请她吃一点酒，她吃醉了，就在溪水旁边睡着。这时出来一只金彩斑斓的老虎，一直走到老婆婆的身边……明明着急起来了，他连忙拉着妈妈的袖子，脸挨脸地轻轻地问：“妈妈，这只老虎是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轻轻地说：“这只老虎是好人，它是来请这位老婆婆去给母老虎接生的。”明明又悄悄地问：“老虎不是会吃人的吗？”这时爸爸参加进来了，他说：“对的，老虎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它总是要吃人！”明明问：“那么这只老虎为什么不吃这位老婆婆呢？”妈妈说：“这里故事里的老虎，不是真老虎。你不是听过许多动物故事吗？故事里的动物都和人一样，会唱歌，会说话，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明

明听说这老虎是故事里的，就仿佛很满意了，他立刻专心致志地凝望着银幕，让这动人的情节，把他带进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里去。

看完电影回来，明明睡下以后，爸爸和妈妈端两个小凳子，坐到门口看月闲谈的街访中间，把这问题又提起了。爸爸搔着头，很严肃地说：“我总认为这个电影，对孩子有害无益！给孩子灌输一种老虎是好人，不是可怕可恨而是可亲可爱的思想，是十分不好的。”

妈妈笑说：“明明虽然喜欢这故事里的老虎——因为它惩罚了坏官，救了老百姓，但是我相信下次他到动物园去的时候，不会把手伸进老虎栏里去！真老虎到底是真老虎，孩子心里是清楚的。”

爸爸坚持说：“无论如何，把老虎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总是不好，我对于老虎的印象，实在不佳……”

这时候，围坐在门口看月的人们，也热烈地参加讨论了。

一位老人的声音说：“这故事不是新编的。我们的旧书旧戏里面，好的老虎多着呢。旧社会里的劳动人民，在残暴的统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有冤无处伸’。孔子不是还说过，‘苛政猛于虎’吗？那就是说暴虐的官府，比老虎还要可怕可恨。当劳动人民在冤

愤之极的时候，还会幻想让这个威猛的、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管不了逮不住的老虎，来替他们伸冤报仇，于是旧书旧戏里就创造了许多治坏人帮好人的‘义虎’，这只是反映旧社会里受压迫的人民的报仇雪恨的愿望……”

一位老太太的声音说：“还有，在老故事里，老虎给人的印象，就和豺狼不一样，多半是好的。我们小时候，戴老虎帽，穿老虎鞋，到了端午节那天，衣襟上还挂上一只彩绳缠的小老虎，我们的额上还用雄黄酒画上‘王’字，自己也当了老虎了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人们在庙会小摊上，给我买了一只布老虎，我们白天抱着玩，晚上枕着睡，可是我们山区里的孩子，也没有因为同布老虎混得那么亲密，对真老虎就失去警惕！”

又一个声音说，“老虎在中国传统的说法里，还代表勇猛、英武、无畏。我们称勇健矫捷的军人为‘虎将’。乒乓小将庄则栋不就被称为‘小老虎’吗？‘虎虎有生气’的青年人，是大家所喜爱的。还有，我们这院子里叫‘小虎’的孩子也有一两个呵！”

一个孩子笑起来了：“我们的《中国少年报》上，还有‘小虎子’的连环画呢！”

那位爸爸显然不服，他摇着头说，“你们把问题扯得太远了！”

另一位年轻人爽朗地接过话题来：“依我看，这问题不大。首先，你爱人说得很好，小孩子会把故事里的老虎和真老虎分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不会因为故事里有好老虎，就去亲近真老虎。刚才×老先生也说过，这故事是古老的，它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历史现实，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就把它取消了。而且我相信，在新编的儿童读物里，也不会把老虎写成正面人物，请它来替人报仇雪恨，因为新社会里有的是好人，就不需要好老虎了。还有，如果你老兄这样地讨厌老虎，我们那个小虎也得快改名字了……”

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夜书所闻。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年6月6日。）

一寸法师

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些民间故事。在游览的大汽车里，总有一位女向导员，她指点着窗外的风景，告诉你这是什么山，什么水，什么桥，什么村，同时也给你讲些和这山、水、桥、村有关的故事，并唱些和这故事有关的民歌。

但是这一段特别有趣、特别动人的关于一寸法师的故事，却是我自己在琵琶湖边、石山寺的大黑天神殿里发现的！在神殿的阶下小摊上，摆着许多小小的纪念品，其中一种是只有一寸长的小木槌，把槌柄拔出，可以从槌身里面倒出米粒大小、纸片般薄的两个小金像来。这两个小金像，一个是僧家打扮，手里拿着一把槌子，一个是裙帔飘扬的宫妆美人。问起来知道是一寸法师的故事。因为这小木槌太小巧可爱了，我就买了一个，在下山的路上，便请同行的日本朋友，给我讲一寸法师的故事。

他笑说：这故事和其他的民间故事一样，有好几种说法。我所听到的是：一寸法师是古代日本津国难波地方农民家的孩子，他的父母到了四十岁还没有儿女，就到神庙里去祈求，回来母亲就怀了孕，等到孩子生下来，身長却只有一寸。但是他的父母仍是珍宝般地把他养活起来，因为孩子是在神前求来的，就给他起名叫一寸法师。一寸法师长到了十二三岁，身材仍不见长，父母就忧虑起来了。一寸法师是个很孝顺又有志气的孩子，就毅然地对父母说：“让我自己出去闯一个天下吧，天地之大，还怕没有我生存的地方？”于是他从流着眼泪的父母手里接过了一只船形的酒杯，一双筷子，一把套在麦秆鞘里的小针刀，就向他们道别了。

一寸法师把那柄针刀挂在腰间，登上酒杯船，拿两只筷子作了桨，一直往京都划去。他到了京都的清水寺前，一直上门来求见方丈。方丈出来接见的时候，看见他从看门人的木屐底下走了出来，大大地吃了一惊！但是看他身材虽小，却是气宇轩昂，谈吐不凡，方丈十分喜爱，把他留下，让他在大殿里做些杂务。

有一天，有一位公主来到寺里烧香，引动了一个妖魔，想把公主抢走。妖魔来的时候，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公主的侍从人员和庙中僧众都吓得四散奔

逃。正当妖魔向公主伸出巨爪的时候，一寸法师从殿角钻出来了！他奋不顾身地拔出针刀向着妖魔刺去。妖魔看见一寸法师是那么渺小，他呵呵大笑着把一寸法师一把抓起吞在肚里。一寸法师沉着地滚到他心脏深处，举起针刀，向妖魔的五脏六腑乱刺起来。痛得那妖魔狂嗥着把一寸法师呕了出来，拚命奔逃，把手里的木槌也忘下了。公主惊魂初定，伸手去拾起木槌的时候，发现她的救命恩人一寸法师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那里。公主是多么感激而且喜爱这个一寸长的少年呵！她俯下身去含羞而恳挚地说，“你从妖魔手里救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让我们成为夫妇吧！”一寸法师羞得满面通红，说，“公主，我救你也不是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而且，我长得这么细小，怎能作你的丈夫，你还是回宫去吧。”说着回身便走，公主伸手去挽留他时，手里的木槌掉在地下，在这魔槌的声响之中，一寸法师的身材便长了好几寸。公主惊喜地把魔槌连敲了几下，一寸法师便长得和平常人一样高了。这故事的结局，不消说，是一寸法师和公主结了婚，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有一位朋友说：这段故事既是有趣又很动人。一寸长的小人儿，是儿童们所喜爱的形象，而且这小人儿又是这样奋不顾身地敢以一寸之躯来同妖魔斗争，这种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也会引起儿童的尊

敬。若把它用文学的手笔好好加工起来，一定会成为一段很好的童话。

在我一面听着这故事一面走下山去的时候，我心里所想的却不是写童话，而是回忆我在行前所看到的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那本书里的故事都是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的精神的。我觉得一寸法师的故事，也反映了日本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的精神！从故事里的力量对比来看，一寸法师只有普通人千百分之一的大小，而妖魔比飘忽阴森的鬼魂却更是神通广大。一寸法师在间不容发之顷，挺身而出，却又能利用自己身材细小的优点，机智地钻到妖魔的心里，用针刀去刺他的脏腑，终于击败了强敌，得到了木槌，也得到幸福。我相信日本人民是可以从这故事里得到加强反美爱国斗争的信心的作用的。

回到东京去，我们住进一家很幽雅的日本式旅馆——福田家。当我走进我的屋子的时候，抬头，便看见在“床之间”里挂的一幅画，这画是一张条幅，上面是个“福”字，下面就是和我从石山寺买回来的一样形状的木槌！“床之间”本是一种神龛，它的地位等于我们旧家庭里中堂上摆的供桌，日本人总在“床之间”里虔诚地挂起一幅好画，前面再摆上一瓶鲜花。这幅画把“福”字和木槌画在一起，而且供奉在“床之间”里面，足见日本人民是相信只有战胜妖

魔才能得到幸福的。我一面放下行囊，脱下大衣，一面喜悦地微笑了起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间文学》1961年6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中野绿子和小慧

小慧从门外进来了，我听到她轻悄的脚步声，在我椅子后面停住了。她在看我书桌上摆的那些小玩意儿呢，我只忙着翻看这一个月来积压的信件，顾不到同她说话。

我感觉到她又渐渐地挪近书桌旁边来了，她看我仍在低头看信，忍不住轻轻地叫了一声“姑姑，这个娃娃是日本带回来的吧？她叫什么名字？”

小慧和我，都爱给娃娃起名字。我们两个人常常商量着给她的布娃娃、泥人，和我屋里的挂像、塑像、雕像起个和它们形象和“国籍”相符的名字；比如说，她的布娃娃有的叫“超美”，有的叫“铜锤”，我的一幅印度画像就叫“齐德拉”……等等。这个新来的、引起小慧注意的日本人形，身上穿着绿色丝绸的和服，一条宽宽的银红色的腰带，在背后打上一个又大又好看的花结，手里抱着一个皮包，侧着头，大眼睛，

小嘴，身段十分苗条……

我仍旧看着信，一面笑着说，“她叫中野绿子——因为她是一位姓中野的日本朋友送给我的，她又穿着一身绿衣服。你说她好看吗？”

小慧也笑着上前，把这人形拿在手里，忽然很严肃地说：“中野绿子是个混血儿，您看她这一头的黄头发！”

小慧真有一对慧眼！我抬起头看时，中野绿子果然是一头的黄发，我一直就没有注意到！

我说：“真的……”

小慧仿佛心不在焉地翻弄着中野绿子的衣服，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说：“姑姑，您去看了您从前在日本时候，在神社院子里玩儿的那几个混血儿了吗？我记得您说过她们比我还大一两岁，现在该有十三四岁了吧？”

我放下了手里的信，说：“没有去看，我们的时间不够……”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然感到惭愧。

小慧微笑着叹息了一声：“那很可惜！我记得您对我说过去年日本人民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运动，也有小学生们参加了，这里面一定会有她们，您说是不是？”

我说：“可能会有……一定会有……”

小慧把中野绿子抱在怀里，侧着左颊偎着她的

黄头发，一面说，“自从那一次您带我去看《混血儿》的电影——那已经有好几年了吧？我心里总是惦着他们，总想多知道些他们的事情。我想，在那些受苦的日本人里面，他们是最苦的了，因此，他们也会最恨美帝国主义，因此……”

我说：“因此，他们也会最坚决地斗争！”

小慧不住地点头，“对了，他们一定会最坚决地斗争，还有我……我们一定坚决地支持他们，直到打倒美帝国主义，直到……”她笑着望着我。

我伸出手臂把她和中野绿子一齐抱在怀里：“直到全人类都过着自由幸福生活的日子！”

多么可爱的接班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们伟大的领袖对我们这样说过了。

我们有志气也有信心把这世界整顿得无限的美好，我们有决心也有力量来战胜目前的困难，只因为有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这时，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上几位代表的致词，在我耳中鸣响起来了！

喀麦隆代表穆米埃夫人说：“这一天来得早或迟，要看各位的努力。祝你们的工作，能使我们的子女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大会主席石川达三说：“我们这个伟大的愿望，

五年、七年内也许不能实现。但是，在二十年、三十年后一定会实现。我们愿望与意志，有我们的孩子来继承，还有我们的孩子的孩子来继承。”

接班人！让我们把这责任担当起来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1年6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喜事盈门》给我的喜悦

有一个多月没有看到国内的文艺作品了，当我坐在书桌旁边，一本又一本地翻阅着堆积着的各种文艺刊物的时候，心中感着无限的期待与兴奋。

在看完《文艺报》一九六一年第六期上的《题材问题》的专论以后，恰好就读到《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四月号上费枝写的短篇小说《喜事盈门》，不由得满心高兴！我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恰恰证明了《文艺报》这篇专论所提的：“创作题材多样化，有利于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反映无限丰富的伟大现实；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的多方面的需要，用无限丰富的现实图画帮助读者认识生活的真理。”

这篇小说开头第一句就是“公社干部全下村去了”。于是作者在“大办农业”的锣鼓喧天全班上阵之中，挑出公社静静的大院里的一间屋子，让精明强干的民政干事小包来处理一件“人民内部矛盾”的离

婚案子。小包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他说：“别小看这些琐碎的家庭纠纷，往往因为家务处理不好，直接间接影响到生产。再说，新的家庭关系也是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咱们有责任呐……”围绕着这个主题，故事的发展和矛盾的解决，不蔓不枝，丝丝入扣地描写了下去；在简洁而有力的叙述之中，不但指出了矛盾，突出了人物性格，也深入浅出地烘托了许多新社会里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崔库是在旧社会受过气的心眼窄狭的农民，当初要娶范月英的时候，使了一百块大洋，卖了地，欠了债，因此他总是债主子似的，拿打老婆来出气。解放后，日子好过了，新社会也不兴打老婆了，只是在公社化以后，范月英把自己参加劳动得来的工资，在银行里另存了户头，说话也“得理不让人”了，他就又抡起拳头打她一次，这下让范月英给告下来了，提出还他一百块钱，坚决和他打离婚。在丈夫服罪，妻子数说的時候，小包用心地听着，他听出范月英的心灵深处不但要求丈夫不打她，还要求丈夫尊重体贴她，要求新的夫妻关系，新的家庭感情。这时一对年轻人来登记结婚了，这一对也都是劳动的好手，男的憨厚些，女的精明些，但是时代不同了，对于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也不同了。他们没有一点封建残余，只是同心协力欢欢喜喜地向前走。小包策略地通过同这一对青年的问答，

感动教育了那一对站在旁边默然听着的中年夫妻。结果是：他们眼睛里流露出柔和的情意，怨怒和忧愁都消散了，他们仿佛初次意识到他们多年来同甘共苦的生活情意，意识到在今天新社会里他们家庭新的关系开始了。小包把这一对生产积极的社员，送出门口，送上大路，还叮咛着：“快赶路吧，腿脚可要加快呀！”这时候，被这篇生动紧张的故事所吸引着的读者，也会和消除了矛盾的夫妻一同心情舒畅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

这篇小说里有许多把故事前前后后像网纲似地孔孔穿起的画龙点睛的句子，都使知道些创作甘苦的人，发出赞赏的会心的微笑。读者能够去细心寻味，也是学习写作之一法。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6月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

我很喜欢读杨朔的散文，他在我所爱读的现代作家中，有他独具的风格。昨夜枕上忆起司空图《诗品》中几个断句，我想假如刘白羽的散文像“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话，那么杨朔的散文就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了。

我喜欢杨朔的散文，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所抒写的东西，有些是我所熟悉所热爱的，比如说，渤海湾的山水人物。看到关于这些的描写，往往使我心魂颤动！这些东西是常常在我的心头，而没有到得我的笔下，原因是解放后我还没有到渤海湾去过。但是假如我去过了，能不能写得这样好呢？

车子沿着海山飞奔，一路上，我闻见一股极熟悉的海腥气，听见路两边飞进车来的那种极亲切的乡音，我的心激荡得好像要溶化似的，又

软又热……

——《蓬莱仙境》

这一带岛屿烟笼雾绕，一个衔着一个，简直是条锁链子，横在渤海湾里……。

说起野花，也是海岛上的特色。春天有野迎春；……到冬天，草黄了，花也完了，天上却散下花来，于是满山就铺上一层耀眼的雪花。

——《海市》

《海市》里几篇描写作者故乡——山东蓬莱——的景物，就是这样的道地、亲切、引人入胜。只有在那“海水碧蓝碧蓝的，蓝得人心醉”的地方，度过孤寂的童年的人，才会深刻地感到那文章真切得就像听家人骨肉的闲话家常一样，而在这几篇散文里，关于沿海人民的家常，读来又是如何的沉痛！

坟里埋的是一堆衣服，一块砖，砖上刻着死人的名字。死人呢，早埋到汪洋大海里去了……你想这捕鱼的人，一年到头漂在海上，说声变天，大风大浪，有一百个命也得送进去。……一刮大风，妇女孩子都上了山头，烧香磕头，各人都望着自己亲人的船，哭啊叫的，凄惨极啦——

别说还有船主那把杀人不见血的刀逼在你的后脖颈子上。

这一段话，把我唤回到半世纪以前去：这一天的傍晚，照旧是白帆点点，像一簇飞蛾似地，渐渐地消失在地平线以外，我每天看到的渔舟都出海去了。夜半起了大风，挟着暴雨，把长着密叶的巨枝，压得在铁纱窗上扫来扫去，簌簌作响，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就像敲竹一般！第二天起来，仍是风狂雨骤，满院子都是落叶断枝。急忙上楼看时，海上是白浪滔天……海边上那座小小的门上贴着“群生被泽，四海安澜”的龙王庙，不断的有哭哭啼啼的妇女们出来进去。过了几天，几乎整个村里人家的门上都糊上白纸，那一夜翻了有一二百只的渔船！不久以后，我在海边玩耍，看见退潮的沙滩上有个头颅骨，一只小小的螃蟹，在雪白空洞的眼眶间出入……那一两个月中，我们一家人都吃不下鱼鲜去！

“行船走水三分命”，从前的渔人的命运就是这么悲惨的！那些“船主的杀人不见血的刀逼在后脖颈子上”的、我所不知道的剥削压迫的事实，就更不知有多少了。当我读到《蓬莱仙境》和《海市》这两篇，写着沿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把命运抓到自己的手里，把活地狱变成海上仙山的时候，我如何能不

从心底涌上无边喜悦？

文章里写到海边上的一场：渔民怎样捞虾，怎样下网，怎样铲鲍鱼，以及朝霞似的桃花，雪团似的海鸟……都引起我的数不尽的回忆，真是不胜神往，甚至有些字，像“海沿”，“地场”，若是用山东口音念出来，都是熟悉得使人心软心热的字眼！“海沿”就是海边，“地场”就是地方，但是我不曾听到这些，已经有好多年了呵！

《海市》里还有些文章，是作者在外国的经历，这些地方有我去过的，也有我没有去过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这种文章，是不容易写得好的。你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想到这地方的“过去”，看到这地方的“现在”，推想到这地方的“将来”，真是感想纷起。在你同当地人民接触的时候，作为一个从新中国去的人，总会受到十分温暖诚挚的款待，人家也是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都安放在你的身上的。这时候，写得太一般了，像“红旗如海，旗帜如林”，“紧紧的握手，热烈的拥抱”等等，不但读者看过不留印象，自己也总觉得词不达意，言之无物！所以，要能抓住一个突出的现象，来描写异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就全凭作家的选择和技巧。我喜欢杨朔散文的另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在《埃及灯》里面，作者就选择一位姓名都不知道的“耳朵上摇着两只金色大耳环”的女

舞蹈家，来代表埃及，她送给作者一盏小埃及灯，于是在作者参加北京人民支援埃及示威游行时，他眼前出现了：

……我看见的那对大耳环不是孤零零的，而是夹在奔跑着的人流里边；每人拿的也不是一盏小灯，而是千千万万闪亮的火把。……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化做一支小小的蜡烛，插在埃及灯上，只要能发出萤火虫尾巴那么点大的光亮，照亮你们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心，就算尽了我应尽的友谊。

还有在《金字塔夜月》里，作者把埃及人民保卫塞得港的可泣可歌的一段历史，在金字塔的月影下，由一位老看守勇敢简洁地说了出来：

老看守转过脸去，迎着月光，眼睛好像有点发亮，接着咽口唾沫说：“我儿子不再守卫这个，他守卫祖国去了。”

黑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别再问他这个。他儿子已经在塞得港的战斗里牺牲了，他也知道，可是他从来不肯说儿子死了，只当儿子还活着。……”

这样的儿子，是永远不死的，多么英雄的儿子，多么坚强的父亲呵！

这本集子里，还有作者随军时代的一些回忆，像《百花山》、《铁流的故事》，都是用最朴素的文笔，描写着最朴素的杀人亡命的农村青年，在革命战争中成长为闪闪发光的解放军战士；以及从最平常的故事里说出外国具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革命文学作品，怎样地引起一个最怕学习的饲养员的热爱，使他认为：“反正一听，就觉得特别够味，好像喝了四两白干，浑身上下都是力气，你叫我跳到火里去打鬼子，我也敢去。”

在这里，我不想多抄这本集子里我所喜欢的篇目和句子，爱读散文，学写散文的人，最好还是去翻翻原作。在集子后面的几篇文章，如《我的改造》《写作自白》里，把写作的关键问题和作品的欣赏问题，都说得很诚恳，也很深刻。在《写作自白》的第三段里有几句话，简直是替我说的：

我们读完一部作品，常说这部作品打动我了，或者说这部作品一点不动人。所谓打动不动，就是说看作品的感情是不是戳了你的心。我觉得，在正当的思想基础上，这种最直接的感觉

常常就能够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首先是我直接感觉到作者对于他所描写的人民和地方，是有真挚丰富的感情的，恰巧我对于作者所描写的某些人民和地方，也有过相当的接触，也有着浓厚的感情。加以作者的文笔，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忘怀。作者在“小序”上自己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那么，这个集子里，就有好几首诗。我还记得在好几个月以前的《人民日报》第八版上，看到作者哀悼喀麦隆革命领袖穆米埃遇害的文章，还有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三月号上有一篇《茶花赋》，也都是好散文，值得一读。

我喜欢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因此也更细心地读散文作品，为着鉴赏，也为着学习观摩。从这些年来写和读的经验里，我发现真正好的散文是难得的，能够把散文写得动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热爱自己所描写的对象，感情不真挚，不到非写不可的时候，就写不好；同时，词汇不够，心里有话，笔下说不出，也写不好；词汇丰富了，还没有熟练到会把恰当的字眼放在恰当的地方，也仍然写不好。因此，作者要一方面深入人民的生活激流，去培养自己对于人民生活的感受和热爱，一方面要多读（古今中外的

作品都要读)多写,来锻炼自己写作的技巧。《海市》就是可读的现代散文作品之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61 年 6 月 25 日《文艺报》第 6 期。)

共同的文字和语言

从日本归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可是在我们的感觉里，似乎仍没有离开日本的土地。这几天除了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的多次聚餐座谈以外，在其他盛大的招待日本访华的其他团体的宴会上，隔席也往往瞥见了我们在日本时候朝夕相处的熟人。临别依依，谁也没想到重见得这样快！双方在惊喜交集之下，赶紧趋前握手，笑逐颜开，这种好友重逢的快乐，真是说不尽的。

我总感到，和日本朋友交谈（和朝鲜、越南朋友也是如此），有特别便利之处，比方说，我们同外国朋友交谈之际，触景生情，忽然忆起一些中国的非常恰当、十分传神的成语，只因为警句最难翻译，对于不懂得汉文的朋友，我们往往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因此我们的谈锋往往不健，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比较艰涩。和日本朋友在一起就不同了，日本朋友、

尤其是作家们，对于中国的成语和诗句，大都熟习得很，随手拈来，自然贴切。日本著名评论家白石凡先生，在去冬离开中国前夕的饯别会上，就引用了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之句，来比拟中日人民的、任何外力所不能割断的友谊。这种例子，在日本朋友谈话之中，真是举不胜举。因此，我们在一起，只消有一管笔，一张纸，就能写出几个我们共同喜爱欣赏的文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其他的话语，在没有翻译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互相了解，这种情况，是再痛快也没有的！

更深刻的是中日人民之间，通过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新的和谐一致的坚强的语言。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忠实走狗，近在十一年以前，还在中国大陆，侵占我们的土地，欺压我们的人民；他们至今还侵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因此当我们在日本，听到日本人民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在去年二十三次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许许多多可泣可歌的英勇事迹；看到曾经负载过几十万人雄壮的行进步伐的神宫外苑沙地，回应过几十万人响彻云霄愤怒高呼的皇宫广场，我们脑海中立刻涌起我们自己的许多年来在全国各地的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我们自己的，支持日本人民反帝斗

争时，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这两股巨大的洪流汇合在一起，波涛澎湃之声仿佛在震撼着亚洲和全世界！

这种敌忾同仇的思想感情的交流，不必通过文字，甚至于也不必通过语言。在广厅上，车站上，海滩上……一次有力的握手，一个温暖的微笑，一瞥热情的眼光，我们互相同情支持的千言万语，就都能表达出来了。世界上还有比战斗的友谊更深刻更坚强的吗？！

让我们都为这伟大的、关系着两国和亚洲的美好将来的友谊，做出不断不懈的努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6月2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不是“山穷水尽”

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地看到我们南宋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陆游的两句很好的诗，被错误地引用了。这两句是他的《游山西村》七律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引用的人，都把它写成“山穷水尽疑无路，…”把诗人描绘层山曲水的妙笔，轻轻地抹煞了！

这首诗的全文是：

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

拄杖无时夜叩门。

我手里没有陆游（放翁）的全集《剑南诗稿》，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陆游诗选》，在这首诗下面的附注里，提到他在宋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因极力鼓吹和支持抗战派将领张浚北伐，遭到当权的投降派的排挤，自隆兴（今江西南昌）通判任罢官，回到他老家山阴（今浙江绍兴）镜湖的三山地方居住，这首诗是一一六七年春天在乡间写的。从那时起有四年，以及在他去世前的二十年中，都在山阴山林中过着贫困的日子。

陆游的诗的特点是在他几十年所写的诗歌中，一贯地喷溢着强烈的爱国的战斗情感。他八十六岁临终时的《示儿》绝笔诗，更是为人人所传诵：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如今再回来说“山重水复”四字之妙，这四个字使我回忆起过长江三峡时的情景。我想，虽然三山的山村水郭，一定比不上三峡的伟大奇峭，但也可想见

群山重叠，一水萦回之致，不论是坐船，或是“缘溪行”，都是转过一曲屏山迎面又送来一幅柳暗花明的美景，决不是像“山穷水尽”那样，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方，忽然海市蜃楼似地涌出一个柳暗花明的村子！因为只有“山重水复”，底下的“疑”字才疑得好，如果已经是“山穷水尽”，那就只好眼前突兀见此村了！

我认为这两句也还有其双关之意，陆游支持抗战不成，受到投降派的打击，罢官回乡，一方面当然是极其愤懑，一方面他对于自己故乡的生活和人民，的确有很深的情感，他知道只有劳动人民是真爱祖国的，和他们可以纵谈忠愤，不但得到他们的共鸣，有时还引起自己的惭愧。就像他在《识愧》（一二〇八年作）一诗中所述的路逢野老，和他痛谈时事，使他感到“寸禄不沾”的老农，尚能如此地仇恨敌人，热爱祖国，他惭愧之余，于是回家去赶紧写出那一首诗。因此“柳暗花明”不但是描写山村之美，也描写他自己在朝中受到打击后在山村却得到共鸣之乐，和农民同受贫困，他认为是一种幸福，他在写《游山西村》的同年所作《霜风》一首中，有“丈夫经此宁非福，破涕灯前一粲然”，可能是指这个说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7月2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我们的抗议

我们向制造松川事件、镇压铁路工人反解雇斗争、进攻日本民主进步力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日反动派，提出强烈的抗议！

暗无天日的松川事件，从发生的一九四九年八月起，到如今快十二年了。这期间，美帝国主义者的魔爪，通过吉田政府直到池田政府，紧紧地扼住日本正直无辜的被告者的咽喉。他们讹诈，他们恐吓，他们无耻地捏造证据和供词，想把事件发生的责任栽到工会和“赤色分子”身上。他们想迫使工人们不敢反对解雇，不敢反对低工资，不敢维护民主权利，不敢起来反对把战争灾难再一次强加在日本人民的身上，而唯命是听地为美日反动派供给侵朝战争的武器和人力，为垄断资本攫取利润充当奴隶和炮灰，让日本变成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战争的工具。

松川事件斗争的十二年，是日本人民爱国反帝

情绪日益高涨的十二年。二百次左右的反复审讯，煽旺了人民的怒火。二百四十名律师出动了，一万三千页的上诉书写出来了，仅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至二十六日之间，在日本高等法院的法庭上，进行了审判史上空前的十回大辩论。在法庭的外面，声援队伍更是一天一天地扩大，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成立了，我们所尊敬的同行，日本著名作家广津和郎老先生，停止了一切写作，专心致志地对这事件进行调查，写出了长达五十余万字的“松川裁判”的长篇政论。他和许多文学家、法律家在一起，彻底地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坚决反对当前的黑暗的卖国政府，迫切要求改变现实状态。他老人家是这样地奔走呼号，不遑宁处，以致我们今春在日本期间，一直没有得到拜访他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尊敬和同情，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我们知道，他和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伟大斗争，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帝国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明目张胆、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无耻的日本卖国垄断资本，在坚强团结的日本人民面前，已经原形毕露了。他们出动了警察、宪兵、吉普车、飞机……他们宣读了一次、两次的判决书，极力想置无辜的被告们于死地。但是事实上适得其反！这个阴谋的莫须

有的判决，只能激起日本广大人民的更大的愤怒，只能引起全世界正义人士对无辜被告的更深的同情。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强大的声援队伍形成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这些年来，就是这样地站在日本人民的一边，一贯支持日本人民，誓为被告无罪的判决，斗争到底！

我们以中国作家的名义，同日本的作家联起臂来，用我们的一支笔，作为我们斗争的武器。当我自己执笔之顷，天光未晓，万籁无声，一面写着，渐渐地听到晨鸟的欢歌，这清脆的声音渐渐地由稀而繁，东方也从灰白渐渐地转成绛红，太阳快出来了，树梢上闪烁着万点朝露的寒光。这早霞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清鲜，充满了光明。我忽然想到，此时此刻，心头沸腾着松川事件，为要求判决被告无罪，为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的，除了日本千千万万广大人民以外，在天涯海角，也还有许多像我这样彻夜不眠的人。我们的时代证明了广大人民的正义的愿望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违抗的。胜利就像今天早晨的阳光，必将辉煌灿烂地到来，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清晨

日 本 归 来

不久以前，在樱花烂漫的季节，我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又到了日本，这是我从一九五一年离开那里以后的第二次访问了。每一次的访问，都有新的感触，新的兴奋。每次从日本归来，也都有新的鼓舞，新的留恋！忆起十五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那里是一片荒凉黯淡，今天却是那样地热烈激昂。日本人民觉醒了，站起来了，从原子弹的伤痕和废墟上站起来了，从长期的受压榨受欺凌的生活里站起来了，万众一心，从田地，从海滩，从矿井……遍地开花地合拢了来，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怒潮，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凶恶势力，不断地猛烈冲击。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了日本的沉黑后的黎明！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耳中仍在回响着日本

文学家代表团代表龟井胜一郎先生在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恳挚沉痛的话语，代表了九千三百万日本人民的愿望和意志！他说：日本人民作为亚洲人，强烈地希望同亚洲人民团结相处。日本人民要求和平，不愿意再一次卷进战争的漩涡中去；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国家，现在，每年都有人因患原子病而死去。日本人民要求获得真正的独立，这是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民的意志；所谓中立，就是不把任何一个国家做为假想敌人，以日本人民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重建和平的祖国。他说：这是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基本动机，也是日本人民希望同亚非人民加强团结的基础动机。

初到日本的人们，难免地会被日本城市的热闹繁华的现象所眩夺。比如说，代表们从羽田机场到东京的一条路上，因着车辆的拥挤，不长的一段路却走走停停地走了几个钟头。走到市中心，又看见两旁商店的橱窗里，五光十色，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照得人两眼生花。然而龟井胜一郎先生曾警告说：“最近几年，表面上日本的经济是稳定的，城市也是繁华的。但是，从内部来看，我们的精神却异常颓废或者包藏着这种颓废的危险。没有真正的独立，就没有支持人的尊严的道德，没有真正的独立，就会使内部的腐蚀和崩溃的危险在繁华外表下面不断增长。”中野重治

先生更是沉痛地说：“我们期待敬爱的朋友们，用你们锐利的眼睛透过日本表面的‘繁荣’，去正确地观察隐藏在‘繁荣’背面的东西。”这些话，对于从曾经是和现在还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来的作家们，是很容易了解的，而且了解得多么深刻呵！不同的是，这一切在日本是特别突出，特别显著。只拿东京的汽车来说，日本人口现在有九千三百万，在东京就聚集了九百七十万，东京的大小汽车就多至一百多万辆，而每年还要增四分之一，黑压压地一大片，塞满了街道！在街道中心和转角处触目惊心地看着警察局的揭示：在这条街上，今天有多少起车祸，死多少人，伤多少人。陪我们的日本朋友，愤慨地说：“您看有多少空车在街上走，这完全不合运筹学的原则！而且日本不出汽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苏联的汽油价钱便宜多了，但是他们不肯买，因为据说苏联的汽油是红色的！”

这一路，我的回忆，突然掠回到十五年前。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在一个灰黯的黄昏，到达羽田机场，一片寂寞荒凉的地面，只有穿着军服的美国人，在趾高气扬地来来往往。从羽田到东京的路上，汽车在崎岖的大道上飞驰，穿过轰炸后的废墟，两旁没有一星灯火，路边没有一个行人！在到达东京市内的时候，我看见路旁的瓦砾场中，有一座焚余的洋灰

储藏室，小塔似地孤立着，半开的铁门，仿佛是一只无神的眼睛，向着无边的黑暗瞪视。白天我出去看看，战前最繁华的银座街，大百货公司中几乎空无所有，倒是行人道边的贩卖纪念品的小摊上，闹闹嚷嚷，尽是歪戴着船形帽的美国兵，高声嘻笑地拥来拥去。这一年的除夕，我又到银座，想看看除夕有什么景象，我所看到的是一条黑暗死寂的街市，只有缩着头的警察顶着寒风，提着昏暗的灯笼，在空虚的大道上@地走着。这夜虽然没有听见辞岁的钟声——寺庙里的铜钟，都被迫捐献出来做了武器了——我也没有睡着！

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以侵略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为目的，把日本的军阀和财阀保留下来。他们利用日本的军火工业替他们制造武器，强迫日本的青年给他们当炮灰。这十五年来，就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这两股合在一起的歪风，吹起了日本城市的虚伪繁华的局面！残酷的侵朝战争，喂饱了一群日本做“特需”买卖的资本家，日本的重新武装，又给他们带来一个极大的发“战争财”的机会。大战末期，战火烧到日本本土的时候，美帝空军的“地毯式的轰炸”，一大片一大片地摧毁了东京的民居，却把“丸之内”区的大银行和大企业的建筑，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一则留下这些建筑作他们

自己的活动中心，二则替日本的反动阶层预备下复活的基础。十五年来，这一带又建立起许许多多的高大建筑，巨大的玻璃窗里面，踞坐着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日本垄断资本家。他们吸血的魔管，远远地伸到日本的最边远的小岛上，最偏僻的乡村里，吸尽朴实勤劳的工人农民的血汗，来滋养他们自己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但是，日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长期受人凌辱的！十五年的日日夜夜，日本人民从层层压榨里、重重的痛苦里，觉悟逐渐提高，反抗的情绪也日益高涨，从各地的反抗的星星之火，聚拢来成为去年的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二十三次的统一行动。以我这么一个从一九四六年起在东京住过几年的人，从那几年中的所见所闻的伤心惨目的情景，就知道这一场风暴，必然到来，而且这风暴必将一阵大过一阵地把日本土地上的一片肮脏，冲洗干净，然后雨过天晴，出现一个灿烂光明的新的世界——这个信心，是从国会街前，饭田桥上，……示威群众的脸色里，和第二天清早，我在床上所听到的急驰而过的惶恐的警车汽笛声中所得到的！

我们在东京会议后的一段参观访问，对每一个团员来说，回忆起来，都是极其愉快的。我们在归国

途中和在北京晤面的时候，总要心往神驰地谈起我们在日本所会过的人，所看过的地方，谈得津津有味；我们在日本期间，正是春风骀荡、樱花烂漫的季节，我们同日本朋友，又有千百年来文化上的传统友谊，因此，无论是在日本朋友的家中，或是同住在日本式旅馆里的时候，清茶一杯，席地相对——“床之间”的墙上，是一幅龙蛇飞舞的字，或是一幅寥寥数笔意态闲静的画；字画的前面，是一只古拙的花瓶，插着一枝鲜艳的花朵；荫凉的纸窗外，也往往有一树樱花，两竿绿竹，还有几声滴沥的流泉……这幽静的气氛使我们携手走进大家都极其熟悉的唐人诗画里！我们的谈锋就会自然而流畅地从传统的文学之交，说到当前的血肉相连的战斗友谊。瞻望前途，大家都誓愿以自己的一支笔儿，团结一心地为两国人民将来的和平友好生活，而做出不懈的努力。有时兴之所至，唤来文房四宝，大家在光洁的纸板上挥写起来，不必通过翻译，我们共同的文字，就会引起对方的欣赏与共鸣，这种心心相印的快乐，在其他地方——越南和朝鲜除外——是得不到的！

日本的山水名胜，和中国的一样，也有八景或十景之称。比如京都名胜琵琶湖的周围，就有“唐崎夜雨”、“石山秋月”、“三井晚钟”和“瀬田夕照”等八景；这就使我们想起我们杭州十景中之“南屏晚钟”

和“雷峰夕照”等景，而感到非常亲切！游览的时候，看到寺庙碑塔的形式，都和中国的大同小异，至于庙里的签词，就简直是汉文的了。到过中国的日本朋友，喜欢说他们在中国常常会忘记自己是在客中，这也正是我们心里所常有的话！真的，无论在语言文字上，饮食起居上，风俗习惯上，日本和中国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居然有人想在我们中间树起一道屏障，来间隔我们刀斩不断的交情，真是蜻蜓撼石柱，多见其不自量。我们深切地知道，即使这屏障是一道铜墙铁壁，也会受到两国人民的夹击，而成为碎粉的！

日本的风景区，我个人历年来所走过的，也不算少了。如日光，如箱根，如富士五湖，如镰仓，如热海……但是我们这一次所走的：东京——甲府——松本——长野——金泽一段，尤其是金泽市西北海边的一个小小的内滩村，像一串钻石中最大的一颗，永远在我心灵深处射出耀眼的蓝光！执笔之顷，我仔细回味，这一路的风景，的确是清极秀极的，我们从东京出发，绕来转去，火车仿佛总在围着富士山飞驰。这座“瑞雪灵峰”，峰顶微凹，下面被淡烟遮住，在净蓝的天光之下，冷艳得像一柄倒持的玲珑的纨扇，又像一幅飘拂的闪亮的裙裾。在甲府，我们住的日本式旅馆——升仙阁，就是一座大花园。错杂的

铺着石块的小径，把一所一所的轩馆，串连起来，日本式旅馆的房间，不以号码标明，而在房楣上写着各种花名如梅、兰、竹、菊，或是霜、露、云、霞等字样。你自己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住处。我们所住过的日本旅馆，就古色古香而言，当以此为第一，松本古城的天守图，也就是城楼，像挺秀的方塔一般，一层层的黝黑的瓦，雪白的墙，背后衬着蔚蓝的天，和连绵不断的雪峰，朝阳下显得十分鲜明剔透；护城河里涟漪的春水，浮映着水上木桥鲜红的栏杆，和水边几树初绽灿白的樱花，这一切都构成一幅过眼难忘的图画。金泽市，和京都、奈良一样，是幸逃战火摧毁的古城，古迹很多，兼六园是我所游赏过的日本的最秀丽幽雅的花园。所谓“兼六”，是兼有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之美。园内的琴柱石灯、雁行桥、瓢池、伞亭……安置在树木葱郁、流水淙淙之中，具见设计者之匠心。但是以上这些地方，比起我的记忆里的小小的内滩渔村来，却黯然失色，只为的是：在内滩的海滩沙丘上，住着一群坚韧朴素，为着民族独立，为着世界和平而奋起斗争的人们。他们和工人以及知识分子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终于迫使美军放弃了他们强占的打靶基地，为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树起一面胜利的鲜红的旗帜！

内滩属石川县治，在金泽市的西北边，是内海边和河北泻（湖）之间的一条狭长的沙地，上面有向栗崎等五个荒寒的渔村。村里的男人们冬天到北海道，夏天到朝鲜海峡，做捕鱼的佣工，妇女们就坚守在这块荒丘沙地上，过着摸鱼耕地的生活。一九五二年九月，美国占领军到了石川县，一眼看上了这块两边是水的狭长的沙地。他们和日本反动政府讲好，要永远占用这块沙地作打靶场。美军一到来，消息传开了，首先是和这块土地有着血肉关联的妇女们惶急地奔走相告。在她们的愤怒呼号之下，内滩沸腾起来了！人民的怒火，像沙滩上晒着的海藻一般，燃烧得海面通红！但是把日本统治者抓在手里的美军，是不把人民看在眼里的。他们不顾内滩村议会协议会的坚决反对，不顾一千名妇女会员的游行示威，悍然地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开始建筑工事。他们在沿着河内泻的村边拉起了一万米长的铁丝网，铺起了六米宽一公里长的铁板道路，三月就开始打靶。当象征着虐杀、奸淫、压榨的美国星条旗在铁板道上飘扬的时候，内滩的妇女们咬起牙关，包起头帕，手拉着手，只有向前决不退却地，走到迫击炮的弹雨下面，屹然地坐了下来，要拿自己坚贞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祖国的土地！这时，雨脚丝丝，海风如啸，血一样的雨点，渗透了每一个日本人民的心，呼啸的海风迅速地在三

岛上传播着斗争的消息！这以后是一连串的前仆后继，波浪般的摧毁美军基地的艰苦斗争……农民们打着席旗来了，工人们打着红旗来了，学生们举着写着标语的大小旗帜来了，他们在沙滩上搭起席棚，和村民一同死守，铁丝网外万头攒动，呼声震天。这时的人民是脚踏海洋，气冲牛斗，铁丝网内的美军和日本警察，心馁气夺，颜色惨沮，他们在身披蓑皮手攀多刺的铁网、怒目而视的儿童面前，也畏怯得不敢抬头……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日本人民坚持不懈的冲击之下，美帝的威风彻底被摧毁了，他们拆除了铁丝网，起走了铁板道……曾是一世之雄的美军，垂头丧气地退却了。只剩下几个炮座，一根柱子，在人民响彻云霄的胜利歌声中，给全世界人民，陈列出一场美军基地未来形象的预展！

我们到内滩访问的这一天，也是下着丝丝的春雨。和我同车的是一直和渔民在一起、用自己的短歌来鼓舞和支持他们的斗争的女诗人——芦田高子。她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对我述说着内滩妇女英勇斗争的事迹，使我的心情兴奋到了极点！我们到达海滩上的时候，远远看见那边已经聚集了许多热烈迎候的渔民，他们急速地跑了过来，和我们紧紧地握手。那些素朴坚强的面庞和长满了厚茧的手，把他们这几

年的艰难困苦而终于胜利的斗争，一字一句地无声地传到我们的心底！我终于见到了那位妇女斗争的领袖——南出素江。这位两鬓斑白、满脸皱纹的老大娘，流着兴奋和感激之泪，不住地对我们深深地鞠躬。我们肩挨肩手拉手地站成一圈，静听着当时领导斗争的委员们，指点着沙滩上的几堆残迹，对我们又愤怒又高兴地陈述着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斗争经过。这时，雨点渐渐地大起来了。我们撑起伞，从泥泞的沙滩上，走到向栗崎村去。我同南出大娘撑着一把雨伞，上面是鼓声似的繁密的雨点，下面是深深的两行我们并肩前进的脚印。中日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在今天大雨的沙滩上，我算是彻底地体会到了！

访问日本的兴奋的经历，可写的决不止这些。我的脑海中零乱地浮泛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宝船的帆影。但是，东风的世纪是以火箭的速度向前进行的，我们从日本归来，时间不长，而和我们在日本会晤的作家们，已经有两起在此期间访问过中国，和我们在北京欢然道故了！他们满载着日本人民的友情到来，又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情回去了。在重聚的欢乐之中，我们高兴地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中日人民的热切的友好愿望，冲过了种种人为的障碍，隔着海洋互伸出来的团结之手，把我们越拉越近！作

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互助合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让我们都勇气勃勃信心百倍地，拿起自己的一枝笔，来响应亚非作家会议东京会议的号召，为我们共同的希望斗争到底吧！

（本篇最初连载于《大公报》1961年8月16日、17日、20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人难再得始为佳”

八月八日的清晨，我正在大连一处休养所的庭院里，闲闲地扫着雨后的落叶，楼上正开着收音机，我一面扫着，本希望能听到日本松川事件的判决，却得到了梅兰芳先生逝世的噩耗！这消息太突然了，使我一时呆住；夏末的晨风，居然吹面生寒，上楼来怅望山外浩荡的微波，也感到这一片山海，忽然虚阔了许多！

梅先生的逝世，就像从我们的艺术的阔大青空里，陨落一颗很大很亮的星辰，这一处空虚，是没有法子填补的。清诗人龚自珍有一句诗：“人难再得始为佳”，放在梅先生身上，真是一字不可移易。

记得我第一次看梅先生演出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地点是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我站在楼上堂客座的栏旁，戏院里人声嘈杂，打手巾把的，熟练地从观众头上高高地扔着手巾

……戏台上立着很大的红纸海报，大轴子戏是梅兰芳先生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忽然间后面有人推我一把，“快看”，梅先生出台了，流水般的踱步，送出一个光彩夺目的人儿，端严的妙目，左右一扫，霎时间四座无声！也许是童年的印象最为深刻吧，这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男女演员之中，我还没有看见过像梅先生在那时那地所给我的端庄流丽，仪态万方的体态与风神！

应该承认我不懂戏，但是这些年来，每次看梅先生演出，都得到从别的演员那里所得不到的新的惊奇和喜悦。解放以后，在台下见到梅先生的机会很多，他的那种谦虚和蔼、潇洒自然的风度，无论何时，都使人有春风入座之感。八月八日以后，我看到许多篇追悼梅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回忆，从每一个侧面，投射光影到这位一代的风流人物身上，从这许多文章里，我得到梅先生作为一个演员，一个朋友，一个诗人，一个书画爱好者，一个文艺战士……的整个人格。我也感到追念梅先生也决不会是一时的，以后在许多时会，许多场合，我们都会悼忆起这位高尚的有益于人民的人。梅先生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我对梅先生最钦佩的一点，是他一辈子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和文化，热爱自己的专业。解放

后，在人民自己的党对他的尊重爱护之下，他更是感激奋发，在思想上，艺术上，一直地不断前进，天天向上！

看报知道梅先生的灵柩已经安葬在京郊的万花山了。梅先生，在万花丛中安息吧！让您的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音容，鼓励着我们向您学习，天天向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9月7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这是一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在西郊动物园出租汽车站棚下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等车。

这夜是这样的宁静、这样的柔和。右边，动物园墙外的一行葱郁的柳树，笼罩在夜色之中，显得一片墨绿。隐约的灯光里，站着一长排的人，在等公共汽车。他们显然是游过园，或是看过电影，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

左边，高大的天文馆，也笼罩在夜色里，那乳白色的门墙，倒更加鲜明了。从那幽静的小径上，我们听到清脆的唧唧的虫声。

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前面的广场上，登时洒上一层光影。

天末的一线的西山，又从深灰色慢慢地转成淡紫……

这时出租汽车站的窗外，又来了几个人，听到他

们说话的口音，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外国学生。两个女的，皮肤白些，那一个男的，皮肤是黑的。他们没有坐下，只倚在窗外，用法语交谈，我猜想他们是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青年。

忽然远处西边的树梢上，哗哗地喷出一阵华光，一朵朵红的、绿的，中间还不断爆发着灿白的火星。“放花了！”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接着是一阵又一阵，映得天际通明……

那一个包着花头巾的女学生走了过来，用很熟练的中国话问：“今天是一个节日吗？”我说：“今天不是节日，我想他们是在试放国庆日晚上的焰火。”她点了点头，笑着就走向他们群里去。

我看见那一个穿深色衣裳的女学生，独自走到月光中，抬头看着焰火，又低下头，凝立在那里，半天不动。月影里看到她独立的身形，我自己年轻时候在异国寄居的许多往事，忽然涌上心头。她在想什么？在想她的受着帝国主义者践踏的国土？在想她的正在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着的亲人？她看到我们这一阵阵欢乐的火花，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的同情和激感，像一股奔涌的泉水，一直流向这几个在我们“家”里作客的青年……

两道很亮的车灯，从西边大道上向我们直驶而来，在广场上停住了。调度员从屋里出来，走到车边，

向着我们微微地笑了一笑，却招呼那三个外国青年说：“车来了，你们走吧。”他们连忙指着我们说：“他们是先来的。”我们也连忙说：“我们不忙，你们先请吧！”他们笑着道了谢，上了车，我们目送着这辆飞驰的小车，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

火花仍在一阵一阵地升起，调度员和我们都站着凝望，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渐渐地焰火下去了，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广场周围的深草里，又听到唧唧的虫声。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就是这样地柔和，这样地宁静，而我的心中，却有着起伏的波涛一般的感动……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9月2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每 逢 佳 节

唐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每逢佳节，在异乡的游子，谁不在心里低徊地背诵着：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其实，在秋高气爽的风光里，在满眼黄花红叶的山头，饮着菊花酒，插着茱萸的兄弟们，也更会忆起“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他们并肩站在山上遥望天涯，也会不约而同地怅忆着异乡的游子，恨不得这时也有他在内，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欢乐的时光。

我深深地知道这种情绪，因为每逢国庆，我都会

极其深切地想到我们海外的亲人。在新秋的爽风和微温的朝阳下，我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迎面就看到排成一长列的军乐队，灿白的制服和金黄的乐器，在朝阳下闪光，还有一眼望不尽的，草绿色，白色的一方方的像用刀裁出来的各种军队的整齐行列，他们的后面是花枝招展的像一大片花畦的少年儿童的队伍，太远了，听不见他们的笑语，但看万头攒动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在欢跃地说个不停……这一切，从礼炮放过的两个钟头，直到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贵宾们，在天安门楼上从东到西向我们挥帽招手时为止，我的心一直在想着许许多多现在在海外的男女老幼的脸，我忆起他们恳挚的直盯在你脸上的眼光，他们的倾听着你谈话的神情，他们的从车窗外伸进来的滚热的手，他们不断起伏的在我们车外唱的高亢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我想，这时候，在全地球，不知道有几千万颗的心，向日葵似地转向着天安门，而在天安门上，和天安门的周围——这周围扩大到祖国国境的边界——更不知道有几亿万颗的心，也正想念着国外的亲人呵！

观礼台前涌过浩荡的彩旗的海，欢呼的声音像雄壮的波涛一般的起落，我的心思随着这涛声飘到印度的孟买，我看到一个老人清癯的布满皱纹的笑脸，他出国的年头和我出生的年纪差不多一样长！他

是那般亲热地、颤巍巍地跟在我们前后，不住地问长问短，又喜悦，又惊奇，两行激动的热泪，沿着眼角皱纹，一直流下双颊……

我的心思，飘到英国的利物浦，在一个四壁画满中国风景，屋顶挂着中国宫灯的饭店里，那一对热情的店东夫妇，斟上一杯又一杯的浓郁的酒，欢祝祖国万岁，祖国人民万岁，勉强我们一杯一杯地喝干。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使得他们三十多年抛乡离井，异乡糊口的生活，突然增加了光彩，看见了来访的亲人，更使他们兴奋，他们的眼里、身上，涌溢着如海的深情……谁道“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虽是不会喝酒的人，那时也“十觴亦不醉”地痛饮了下去……

我的心思，飘到缅甸的仰光，码头上一长行的献花的孩子，向着我们扑来。这一群华侨儿童，打扮得出水芙蓉一般的皎洁秀丽，短裤短裙，露出肥胖的小腿，覆额的黑发下闪烁着欢喜的眼光。他们献过花，便挂在我们的臂上，紧紧地跟着我们走，我笑问他们：“你们认得我们么？怎么跟我们这么亲热呵？”他们天真地笑着仰头说：“为什么怕生呢，你们是我们的亲人呵！”他们说的普通话，是那么清脆，那么正确，“亲人”这两个字，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我的心思，飘到日本的镰仓，这一所庭园，经过

一场春雨，纤草绿得像一张绒毯，几树不知名的浓红的花，在远远的亭子边开着。我住的这间“茶室”，两面都是大玻璃窗，透亮得像金鱼缸一样，室内一张方方的矮几，一个大大的火盆，围着火盆抱膝坐着几个华侨青年。这几个青年，从我们到日本访问起就一直陪着我们，但是我们忙着访问，他们忙着工作，一直也没有畅谈过，现在我们到镰仓来休息了，他们决不放过这个机会，但是他们又怕我们劳累，在纸门外你推我让，终于叩门进来了……我们围着火盆，谈着祖国建设，谈着世界和平，谈着中日友好，谈着他们各人的生活，志愿……谈得那样热烈，那样真挚，直谈到灯上夜阑，炉火拨了又拨，添了又添，若不是有人来催，他们还恋恋不肯离去……。

我的心思，飘过异国的许多口岸，熨贴着各处各地在异乡作客的亲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都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被从前的黑暗政治所压迫，咬着牙漂洋过海，到远离祖国的地方，靠自己坚强的双手，经过千辛万苦，立业成家。在祖国悲惨黑暗的年头，他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岁时节庆，怅望故乡，也只有魂销肠断；然而他们并不灰心，一面竭力地从各方面辅助祖国自由独立的事业，一面和当地人民合作友好，鼓着勇气生活下去。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十二年之中，不但站得稳，而且站得高，

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面鲜红的旗帜，如今，我们海外的亲人，每逢佳节，不是低徊抑郁地思乡，而是欢欣鼓舞地悬想着腾光溢彩的天安门。但是，他们应该会想到，在天安门上面和周围，也有无数颗的火热的心在想着他们，交叉的亿万颗的心，在同一节奏里剧烈地跳动，这种音乐，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一样，是崭新的，它鼓舞着我们，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之下，隔着海洋，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1年10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人民坐在“罗圈椅”上

我们站在大连港务局大楼的最高顶上，迎着泱泱的海风，看见雄壮美丽的大连港，像一只极大的青绿的玉玦，玦口朝着东南；青山环抱之中，海不扬波。海岸边的四个码头，像四只粗壮的手指并排地伸将出去，码头两旁密密地停泊着飘着各种旗帜的轮船，机声轧轧地在起货、上货。

大连人民没有把大连港比做玉玦，他们说它像一把罗圈椅，一个人家里、当家作主的人坐的罗圈椅。这罗圈椅让帝国主义者盘踞了几十年，给人民带来了地狱般的苦难。如今，头顶青天脚踏海洋的新中国巨人，坐了上去了！他气宇轩昂地稳静地坐在这方圆二十里的大罗圈椅上，镇守着祖国北方最大最深的不冻港，从这里，把东北的钢材，木材，建筑器材……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大豆……送到全球各国去；在这里，也从全国各地，全球各国，收进了种种的货

物。这几个大码头可以停靠万吨以上的船只五十艘，此外还有专门运卸特种物品如煤、油之类的小码头，因此，大大小小船只，在这里进出的有时多到一天一千多艘，这包括从三十多个国家来的轮船，船员的国籍多到七十多个。

说起大连港，总会引动我们感情很大的起落！这个雄壮美丽的港口，在我们人民做不了主的时候，就被帝国主义者看上了，早在一八九九年，帝俄就从清廷的手里，抢了过去，开始经营了起来；到了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从帝俄手里夺了过去，一直在那里盘踞了四十年！虽然孱弱苟安的清廷，对任何强敌，都是抱着不抵抗主义，而那时旅大的人民，却是不甘以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的，旅顺白玉山北的“万忠墓”——从前的“万人坑”，就是在日俄帝国主义者争夺旅大之顷，奋起抵抗，惨遭杀害的人民埋骨之处。这成千累万的山陬海隅人民英勇牺牲的事迹，燃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这怒火熊熊不息地燃烧了几十年。

关于大连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见父亲谈过了，他的声调里充满了辛酸与愤怒，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的北方大港，不止一个烟台呵，但是你看——”他指着地图给我看：“大连是日本的，青岛是德国的，秦皇岛是英国的，都被他们强占去了。

现在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自己的了！”因此，我从小，只知道热爱童年所在地，“我们自己的烟台”，对于大连，青岛，秦皇岛都只有迷茫的愤怒辛酸的印象。秦皇岛我从来没有到过，青岛也只在南下北上时路过几次，没有住下。一九二九年夏天我从北京到上海去，在塘沽误了船，匆促里上了另外一只船，第二天早起我却发现这只船开到了大连，原来它是要到大连运货的。我倚在船栏边，看见许多码头工人，在烈日下，喘息流汗，由日本工头监督着，川流不息地在跳板上搬运货物。船上茶房悄悄地告诉我：“在码头工人里面，大连的工人最苦了，日本鬼子动不动就给他们灌煤油的！”这几句话就够使人怒发冲冠的了。至于旅大人民在解放前的苦况，我还是这次去了才听说的，比如说吧，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统治的时代，当地的居民分为几等，第一等当然是日本侵略者，其次是他们豢养的朝鲜浪人，再其次是外省搬到旅大的人，最后才是旅大本地的人民，他们是被践踏在最低层的，只能以橡子面充饥，连米面都吃不到，其他的更不必说了。

一声霹雳，旅大解放了，中国人民从囚禁了四十年的土牢里奔涌了出来，一纵身，坐到自己的罗圈椅上，一股自豪的心情，带出了冲天的干劲！他们在自己的雄壮美丽的港口上，开始迅速地接送着给人民

创造幸福的云集雾屯的货物。在日本统治时期，四万个工人，每天才搬运一千万吨的货，现在四千个工人，就能完成那时的工作量。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人民是主人而不是牛马了，搬运巨大的货物，我们用机器来代替两肩和双手，现在大连港机械化操作，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日本统治时期，则只有百分之十。

谈到设备，除了四个大码头和一些专用码头之外，还有轮船、火车、汽车的制造厂、修理厂，以及货物的保温、冷藏的仓库等等，从楼顶上看去，远远地烟囱林立，大小建筑星罗棋布。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呵！

我们欣喜地在那几个大码头上走了一遭，许多巨大的轮船，首尾相接地静静地泊在那里，除了机器的轰鸣之外，听不到什么人声。我们中间有人从码头上捡起几粒滚圆的大豆，笑说要带回北京来种，这意思我懂得，无非是把我们兴奋的心情，寄托在这几粒饱满的种子里，让它年年在我们的院里阶前开花结实。但是我想，大连港不过是我们锦绣河山的一角，如果我们在每一块土地都捡起一粒欢喜的种子来种的话，是种也种不完的……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手里不知何时，也紧紧地捏着一粒大豆，热得像一颗烫人的火星！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 年 10 月 3 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

《黄河巨变》这个巨型彩色纪录片，我前后看了两遍。

看着看着，兴奋得很！这影片本身，就是一首选材精美、结构谨严的赞美祖国的英雄人民的长诗，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影片一入题，就是黄河的滔滔浊浪，从高高的天上回旋咆哮而来，冲透过祖国一部“二十四史”，它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像一部“二十四史”一样，多得不知从何说起。

但是黄河两岸孕育了我国的悠久优秀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生于斯，息于斯，聚种族于斯”，人民惧怕它，又喜爱它，他们在狂澜汹涌之中，颠顿上下地驾着牛皮筏子，一面心里痛苦地想：“什么时候，呵，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它控制住，驯伏住，使它变成碧青的流水，荡荡溶溶地替我们灌溉着千万亩

的田地，负载着千万只的船舶呢？”这是数千年来人民呕血镂心馨香以求的迫切愿望。“圣人出而黄河清”，他们把这愿望寄托在渺茫的“圣人”身上，在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前，人民还没有认清自己，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有比犷暴的黄河大过千百倍的力量！

黄河终于流到了人民的时代——英雄的人民一站立了起来，就从头收拾自己古旧的山河。人民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到黄河岸上视察以后，一系列的紧张而细致的措施，就在这个纪录片上呈现了。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曾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访问过，当我看到影片上每一幅画面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热烘烘地忆起了许许多多我所见过听过的、为这伟大的工程贡献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的人。

当我看到混凝土、木模和钢筋三个英雄大队，在雨里雪里和无情的天气紧张搏斗的时候，我想到我从前写过的《奇迹的三门峡市》，在那里，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商业人员，医务人员，保育员，教员，演员……像扶持牡丹的一丛绿叶似的，在为保证他们的工作效率，为他们的生活福利而辛勤地劳动着。

当我看到横跨两岸的高大的缆式起重机，长长的卵石运输带，庞大的吊罐、闸门……以及大山洞似

的水压钢管，我想到我在祖国各地的钢铁厂，所看到的工人兄弟们紧张操作的情景。远在列宁格勒的一个钢铁厂里，苏联工人自豪地拍着一件大涡轮机，笑着对我们说，“这是为中国的黄河水利建设赶制的。”那时节我从心底感到，不但有国内五十多个城市，还有苏联等国家，都为着我们的三门峡工程，金铁齐鸣地奏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的音乐。

当我看到空旷的工地上，除了两岸的高崖急流的浑水之外，只有运输机的长带在急速转动，伸着长臂的起重机在徐徐地起落，一串一串的火车、汽车在突突地奔驰，看不见多少工人，只看见重重叠叠的机器的时候，我知道在工地的几十里方圆的地面上，上下、远近、周围，有多少辅助基地，在电话指挥之下，像巨人的周身脉络似的，在供应着心脏所需用的血液。

当我看到扶老携幼的农民，喜喜欢欢地捧着毛主席像，带着家具，登上首尾相接的大车，在两行彩旗，一片乐声之中，走向他们的新居的时候，我想到，他们从此迁出幽谷上了乔木，他们不但有了新居，连他们所熟悉喜爱的古迹，像“潼关”、“永乐宫”都重新修好，摆在他们庐舍的旁边。我还知道连他们爱吃的“灵宝枣”的树，也早就挪上高处去了，他们所丢下了的是积年的灾难，所带走的是热爱的“家珍”。在

这里，我微笑着忆起我在工地工程局院子里所观赏过的牡丹和丁香，在我们兴奋的心情之中，那些花朵，那一天显得格外浓艳。不消说，它们现在也“更上一层楼”了，也许他们正在人工湖岸边映照着万顷清波，婆娑弄影呢！

这个比我们天然的、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还大的人工湖，碧绿涟漪，水天一色，雄伟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大坝，倒映在水里，显得异样地高大鲜明。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千百年的梦想在逐步地实现！这两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水库里，所积聚的不是水，是受尽苦难，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的亿万人民，从全国四面八方所汇聚来的力量与智慧。在搁笔半天之后，思潮起落之中，我只能写出上面的一些颂赞的话！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7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谈 信 封 信 纸

前几天，有一位老朋友来看我，送我一束他自己院子里的鲜红的月季花，并且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卖部有卖白信封信纸的，快去买吧！”白信封信纸成了“奇货”，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我们传统的一般的信封信纸，是不印上彩色花样的。我记得只有红色的直道，或者没有红道，只有压上的直纹，因为我们那时写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讲究一些的笺纸和信封，就会印上种种的花样，如钟鼎，花鸟，山水等等，印迹比较浅淡，因为我们从前总是用墨笔写字，即使花样或是信笺的颜色浓了一些，也还能盖得过去，信笺上的花样，对于写字并无妨碍，且能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我记得，从前在国外卧病，正在无聊想家的时候，得到一封朋友的信，用的是一种横宽的信纸，不是八行而是十三行压出来的白道，笺纸上印着很大的双钩的淡绿色

的字：“缠绵千万语，宛转十三行”，她的字本来娟秀，衬上这笺纸，显得她安慰的话加倍有情！信里的文辞，已经不大记得了，她本人也已经死去多年，可是这一件事，和这一张信纸，到现在我还@念着。

如今市上的一般信纸信封，有花的多，无花的少，而且颜色很浓，钢笔的墨迹，盖不过去，因此写信的时候，必须躲过那一块地方。也有的时候，上面印的花样和文字，不大合用，比方说，齐白石老先生画的鸚鵡，画上的题字是“汝好说是非，有话不在汝前说”。假如它是像诗笺一样地用较淡的颜色印到全幅的信纸上，也许还好一些。若只是在信纸的一角，印上个小小的红喙绿鸚哥，旁边题上“汝好说是非……”云云，无论是写信者或受信者，看到这两句，都会感到好笑的。

但是我想，近来信封信纸上印上花样，一定也有它的原因，而且绝大多数的花样，还不是像“鸚鵡”那样地尴尬。若是“宁缺勿滥”，挑些最合宜最精美的花样，淡淡地印上去，使惯用钢笔写信的人，可以多有挥写的余地；在信封上不至使许多字挤到一边，信纸也每张上多出方寸之地，我想，消费者会欢迎的。

我们也有些印得不错的，像带邮票的北京十大建筑的信封等，好处主要是花纹雅淡大方，并不夺目

——我自己认为，除了印有花样的以外，白信纸信封不妨多预备一点，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在写信的时候，喜欢在一张白纸，或是只带着道道的纸上，不受拘束地，心无旁骛地抒写下去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10月2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日本的浅草公园

今年春天，我们几个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由一位日本著名剧作家陪着，去参观了东京几处“名所”。我第一次看到了浅草公园，感触很深。怪不得我在到达浅草公园以前，随便地问哪位剧作家：“您常到这地方来寻取材料吧？”的时候，他皱起眉头回答说：“不，我一年也难得来一次……”

我们到达浅草公园的时候，时间还早，影院和剧场舞场门口，还没有多少人，而那一幅连着一幅巨大的、诲盗诲淫的招贴画，重重叠叠地横挡在你的眼前。浮动着一淫荡的艳笑的脸，带着面具的、从挖空的眼孔里射出凶光的脸，就是这些美国的或是美国式的腐蚀败坏人心的脸相，在引诱着、逼迫着在精神生活上走投无路的日本青年们，走上堕落的、甘于受人奴役的道路！

我从前曾听见日本朋友沉痛地说，“浅草公园，

在美军占领期间，是他们闹酒滋事，玩弄‘梆梆女郎’的中心之一。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逼于生计的年轻妇女，受了摧残得了疾病而至于死亡。她们默默地忍辱生存，而又默默地被她们的同伴埋葬了。”今天在园里虽然不常看到穿着军服的美国人，而“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在这十几年之中，已经深深地盘踞在东京的娱乐场所。不，应该说已经深深而普遍地盘踞在日本全国的娱乐场所。我在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影院剧院门前，都已看到这样的招贴画了。

在浅草公园里，也和其他“名所”一样，不时看到穿着白色衣服的残废军人，胸前挂着纸片，低头沉默地站在路旁，等待着施予。日本投降十六年了，而这些为军国主义者牺牲的残废军人的生活，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我却听说战争首犯东条英机的寡妻，每月却得到政府两万日金的抚恤费！当我在江之岛看到求乞的残废军人的时候，一位日本作家朋友给我描述一家报纸上的漫画。画上是一个日本的自卫队，穿着美式制服，臂上挂着一个年轻女郎，趾高气扬地在街上走着，后面是一个求乞的残废军人，望着他们的背影，发出悲悯的惨笑。

我们往通向观音堂的路上走，两旁是栉比鳞次的小铺面，卖日用百货的，吃的，穿的，游人顾客，络绎不绝。那几天正是学校里放春假的时节，观音堂

前挤满了春游的小学生，他们由老师带着，整队前行，走过堂前大香炉旁边的時候，也纷纷地去熏受香烟，据说那是可以拔除疾病的。观音堂在战时被炸毁了，后面的一座塔，至今没有恢复起来，重修的观音堂，香火很盛。我们走到堂里看时，发现在香桌前很大的一片地面，是镂空的铜条嵌成的，进香的人往桌前扔香钱的时候，钱就从空隙里掉到铜条下面去了。铜条下面装着很宽的输送带，自动不断地、徐徐地把一个个香钱，聚敛到后面去。我从前在密云水库工地，三门峡水库工地，也看到过输送卵石的输送带，这对于我原不是一件新奇的东西。而把这件节省人力的科学工具，应用到收集香钱上，这却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日本的爱国人民，对于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影响之下，像病毒的细菌般生长的藏垢纳污的娱乐场所，是痛心疾首的。他们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日本的下流低级的娱乐场所，比解放前的上海，现在的香港，还坏到十倍。这里面贩毒、卖淫、酗酒、凶杀、赌博，件件都有！这只是在人民感到自己的前途是一片漆黑的时候，才会这样地自暴自弃，而帝国主义者最欢迎的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自暴自弃，这样他们才可以明目张胆，畅所欲为。但是日本人民觉醒了，我们友好的中国人民，给我们

立下了光辉的榜样，在新中国的国土上，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帝国主义者污损的遗迹。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光明的前途。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同全世界反帝反侵略的人民在一起，全力推掉我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的两座大山，我们就能建立一个真正美丽光明的花的国、日出的国……”

这些在黄昏的火车中，在温暖的斗室里，在清晨的春山上，在如雪的樱花下，对我谈话的愤怒的、坚定的、诚挚的、兴奋而充满着信心的脸，把我回忆中在浅草公园招贴画上所看到淫笑的和闪着凶光的脸，映射得暗淡无光！在日本人民愤怒反抗的海洋底下，正在翻滚着雄壮的波涛。这阵阵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地不断向海面上沸腾，在酝酿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8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我看见了陶渊明

陶渊明是我最先熟悉的诗人，我对他的印象最深。原因是在我刚刚懂得喜欢诗歌的时候，我的祖父就把陶渊明的一些诗念给我听。陶渊明是他最心爱的诗人。他集了许多陶渊明的诗句，写成短短的横幅，挂得到处都是。我吃饭时也看它，睡觉前也看它，从他的诗里，从祖父的口中，我也知道他是一位有骨气，有风趣，有学问的老头子。再大一点，又读到他的《闲情赋》，我感到对于他的性格，又多知道了一些，但是在我的想象里，影影绰绰地，总抓不到他的真实的形象。前几天从《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第十十一月号上看到陈翔鹤同志写的《陶渊明写‘挽歌’》这一篇小说，心里兴奋得很，就如同看了一部关于陶渊明的电影一样地痛快！

近来很提倡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应该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对我们历史上应该知道的许多人物和

事情，是不熟悉的，甚至于陌生的，这是极其可惜的一件事情。我常想，在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多少可敬可爱的人物，曾有过多少可以供人借鉴的文字，假如这些人物和文字，都没有活生生地走到青少年的眼前，走进青少年的脑际，去起一番鼓舞和刺激的作用的话，这些人物也就白活了，这些文字也算白写了，怎么能使历史上人物栩栩如生地走到青年人的眼前，这就是历史小说的作用了。

为要写好历史小说，你必须掌握、熟悉许多东西，比方说，你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世、性格、爱好，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们，以及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你都得有相当的研究，否则就会出宋版的《康熙字典》的笑话。

同时，也是首要的，你所描写的这一个人，这一件事，必须曾在你心中激起一种剧烈的感情，爱也好，憎也好，这种剧烈的感情，加上你所收集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这件事的一切背景，在你脑中构成了一幅鲜明的图画。这时节，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就从这幅图画上站起来了，就像诸葛孔明摇着羽毛扇从《三国演义》里站起来一样，他那种顾盼如神、指挥风生的风度气魄，是《三国志》里所没有尽量发挥的。

为试着追忆历史上的短小故事，我忽然想起《世

说》中的一段：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能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这六七十字里就大有文章！从最微小的地方说起，孩子们知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可能掏过雀窝，这是可以写一段的，但是什么是“琢钉戏”？怎么玩法？至于孔融为什么被收，以至于灭门？在“中外惶怖”之中，而两个八九岁的孩子为什么能“了无遽容”？有待于研究考查的问题就更多了。历史小说应该写，历史小说也不好写，从这里我欣赏到《陶渊明写‘挽歌’》这一篇小说的好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11月1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致 萧 珊

亲爱的萧珊：

总得先回你一封信——上次信说我已着手给上海文学写文章了。一点不假，题目是《在大连》。我想痛快地写一下“海”。不想写到一半，有点惶惑了，再另起头，这时一些杂务的文章来了，就是你在其他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那都是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的文章，我不会把它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同时开会听报告的事又纷至沓来了，这时你又来信，把旧事重提，说从文把你带到我家的事。这件事，我倒忘了，我记得巴金曾把你带到我呈

贡山上的家里来。这一次印象很深……总之，只为喜欢你，才迟迟不回信，理由是等稿，结果得不到你的谅解，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冰 心

十一月廿四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笔谈难字注音

难字注音的许多好处，有许多专家都已经谈过了，我只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说难字注音的必要性。

算起来，我一辈子所认得的字，绝大部分都不是老师教给的，因为课本上的字究竟有限。在我的老师教我国文课本四五册的时候，我已经“一目十行”地浏览《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了。那时候，我还不会查字典，就是会查字典，在急欲知道一段故事的时候，也顾不得查字典了，因此，有许多字形，只经过我的眼睛，进入我的脑子，并没有经过我的舌头，横竖字形反复地接触得多了，也能猜得出这些字的意义，字音在看书上变成不重要的。在我对别人讲述故事时候，许多字形我只按着我所认得的，它的偏旁来念，比如说“沁人心脾”的“沁”〔qīn〕，我就念作“心”，“破绽百出”的“绽”〔zhàn〕，我就念作“定”，“睦目结舌”的“睦”〔chēng〕，我就念作“堂”等等，有人给我改正，我就改了，没有得到改

正，我就照旧这样念了下去。

前几天，在《文汇报》的《你认识这些字吗》一栏中所列举的那些不算冷僻，有的还是我自己所常用到的字里，发现有过半数的字，我都念错了，这使我大吃一惊！这样，我怎么能发言？怎么能广播？在写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掌握住文字的音乐性？

《人民日报》从十一月一日起，开始在报纸上实行难字注音，这对于读者是很大的语言教育，我从心底发出拥护的欢呼。我知道有许多和我犯着同病的小朋友，他们和我从前一样，在小小的年纪已经在看大部头的书，他们也是不查字典的。从我自己的“前车之覆”来说，我希望他们在看书的时候，要注意慢读，细读，深读，但是难字注音无疑对他们是个大帮助。而且我赞成字音夹注在字后，像《人民日报》那样，对读者是更方便一些。

为着和人家谈话的时候，有着“共同的语言”，人名，地名，文物名的难字，和科技界所用的字，都应当注音，以便形成普通话的逐渐统一。至于注音的标准，我赞成张志公同志的异读字注音从今不从古，从俗不从雅，从众不从寡，从易不从难的意见。其余的都留给专家去讨论吧。

《葛 梅》

管桦同志的《葛梅》，是从涟漪的春水里升起的一朵莲花，漫天遍地的郊原蓬勃气氛，衬托得它格外挺拔，格外妩媚。

这篇文章，是从萱湖村书记的“我”，同这个十八九岁的商店采购员——葛梅，一连串的业务接触上，抒写出来的。这个闺女，热情、负责、爽朗、乐观，风里雨里，上下地跑，做好工农联盟中间的桥梁工作。她不放掉一寸的光阴来调查研究，她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动员农民把土产卖给国家，她也千方百计地让农民得到大队和个人所需要的一切：农具，农药，梳子，梭子，红绸子被面，玻璃砖儿镜子……

这个闺女口里还有一支和这个时代、和她自己性格完全适合的歌曲：“春天里的花园真美丽”。这响亮快乐的歌声，跟着她走遍公社的每一个角落，在田野间，河水上，给劳动的人们带来了生气蓬勃的鼓舞

和感染的力量。

这个闺女直爽开朗，她不会同人家客气，人们帮她忙，让她到家里吃饭，借她衣服穿，给她伞撑，给她枣子吃，她都毫不见外地高高兴兴地接受；同时她自己也在大热天的密不通风的玉蜀黍地里，汗流被体地调查虫害，半夜里又往回送农药；在急雷大雨之中，她卷着裤腿，背着挎包，奔走于各大队之间，在夏收刚完的三天内，调查记录各村需要的三秋农具。“就是下刀子，我也要按日子完成！我就是这种秉性！”

这个闺女，工人家庭出身，中学毕业，功课很好，但她不去升学，也不在城市找工作，她却要做一个商店采购员。“我”问她“为什么？”她微笑不答。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具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觉悟的青年人，是“喜欢隐藏自己伟大而又不可动摇的志愿，不愿意预先向别人宣扬，而是逐渐显示在自己的行动中”的。

作者给这个热情积极的闺女，在“逐渐显示自己行动”的场面上，欢畅地描绘出一幅一幅美丽、明朗、豪迈的背景；他布置一个宽阔碧绿的河面，让她穿着紫丁香色的上衣，撑着小船，像一朵荷花似地飘移过来，使“四周围的景色，仿佛因此而越发显得秀丽、迷人”；他让“一阵微风穿过树林，掠过河面，把那

女子剪得齐颈的短发，朝一边吹去，显出她整个脸部俊美的轮廓”。他把金黄色的麦捆，排列得像整齐的帐篷，堆满在田野上；把旷野上的蜃气，写成像灿烂的银色的河流，让她的穿着紫丁香色上衣的身影，在这河里颤动，又从麦海的那边，隐约地飘来“春天里的花园真美丽”的歌声。他布置下有一棵大槐树的门口，让她在那里收购鸡蛋；太阳把树叶的阴影投在她身上，很像在她紫丁香色的外衣上披了一件镂花的薄纱。最后，他布置了一场迅雷急雨，让她急急忙忙、笑嘻嘻、湿淋淋地和从天边滚来又向天边滚去的雷声，一同来去，“在闪电的亮光里，看得见斜斜的雨点和她雨中的身影。闪电熄灭时，她便隐入无边的夜色里了……我们转身向院里走去时，忽然在雨声和雷声中传来一阵歌声：‘春天里的花园……’”

写我们的时代、新田野和新人物，是应该写得这样的秀丽，这样的豪放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2年第12期。）

给广州的朋友

广州的朋友总怪我到好几次广州，却没有写过一个字。但是没有写和写不出，完全是两回事，广州这个城市是太丰富多采，而且发展变化得太快了，当人家心摇目眩，第一个雄伟美丽的镜头，还没有捉住的时候，飞速地又掠过一个更新更美的镜头，叫人如何来得及下笔？

我路过广州，算来已有八九次了，每次都只有一两天的逗留，但我没有放过一寸光阴，总是忙里偷闲，贪婪地吸收领略广州的一切。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特别是在冬末春初，来到了祖国的最南端，从一片辽阔广大的苍黄，忽然看到满眼的青山秀水、绿叶红花，这惊喜是说不尽的，我们匆匆地脱下了厚重的冬衣，迎着吹面不寒的清风，连走路都觉得轻快！

当我执笔之顷，羊城宾馆的巨大玻璃窗前，正向
我呈现出一片仿佛是北京暮春的景色；芊芊的青草，

郁郁的浓荫，几座宏伟的建筑，掩映于紫花绿树之间。旁边的流花湖，波光荡漾，楼阁桥亭点缀如画，这些在半年前经过广州的我的眼中，又是一幅全新的景物……

再描写下去，就写不胜写了，但是广州有一个地方，却是这一切变化的原动力和发源地，它不但是广州的、也是我们整个国家起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动力和发源地，那就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住过的一间小屋。

我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已是几年前的事了，里面的一切，已经不能一一描绘，但是那间小屋，却永远矗立在我的眼前！就是这间像真理一样朴素的小屋，一个陈旧的竹箱，几张粗糙的家具，相伴着我们宵旰辛勤，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计划运筹，带动起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开辟出我们周围的美丽雄伟的世界。

明天——一九六一年的最后一日，我又将横越三千里的云程，飞回我们的首都，我知道在凌空双翼之下的万水千山，也都和美丽雄伟的广州一样，在飞跃地发展变化。我愿和拱卫在那间小屋周围的广州朋友，以及全国人民，在一九六二年我们祖国的更新更美的图画上，加上自己精心结构的一笔。

1961 年 12 月 30 日广州

(本篇最初发表于《羊城晚报》1962 年 1 月 3 日。)